



魏書卷七十八

西川中鳳蘭
氏圖南甫

列傳第六十六

孫紹

張普惠

系召召于世惠書終人世士慕空天祖志入國卒於齊陽太末父

習孝記言曰孫紹語律班令止謂主議之家太用古制此孝文後事不可收拾之驗也故紹又謂往在代都武質而治安中京以來文華而政
亂昔於太和極陳得失具論四方華夷心態即日事勢乃至於此不憂荒外乃慮中畿然則當時非無知者改絃易調豈可謂易哉

貫涉初為校書員外遷給事中自長兼牙本監為戶一領事卓矣

大事好言得失遂為世知曾著釋典論雖不具美時有可存與常

景等共修律令延昌中紹表曰臣聞建國有計雖危必安施化能

和雖寡必盛治乖人理雖合必離作用失機雖成必敗此乃古今

同然百王之定法也伏惟大魏應天明命兆啟無窮畢世後仁祚

隆七百今二號京門了無嚴防南北二中復闕固守長安鄴城股

魏書卷七十八

西川中鳳草
氏圖何開甫

列傳第六十六

孫紹

張普惠

孫紹字世慶昌黎人世仕慕容氏祖志入國卒於濟陽太守父協
字文和上黨太守紹少好學通涉經史頗有文才陰陽術數多所
貫涉初為校書郎稍遷給事中自長兼羽林監為門下錄事朝廷
大事好言得失遂為世知曾著釋典論雖不具美時有可存與常
景等共修律令延昌中紹表曰臣聞建國有計雖危必安施化能
和雖寡必盛治乖人理雖合必離作用失機雖成必敗此乃古今
同然百王之定法也伏惟大魏應天明命兆啟無窮畢世後仁祚
隆七百今二號京門了無嚴防南北二中復闕固守長安鄴城股

肱之寄穰城上黨腹背所憑四軍五校之軌領護分事之式徵兵
儲粟之要舟車水陸之資山河要害之權緩急去來之用持平赴
救之方節用應時之法特宜修置以固堂堂之基持盈之體何得
而忽居安之辰故應危懼矣且法開清濁而清濁不平申滯理望
而卑寒亦免士庶同悲兵徒懷怨中正賣望於下里王案舞筆於
上臺真偽混淆知而不糾得者不欣失者倍怨使門齊身等而涇
渭奄殊類應同役而苦樂懸異士人居職不以為榮兵士役苦心
不忘亂故有競棄本生飄藏他土或詭名託養散在人間或亡命
山藪漁獵為命或投仗疆豪寄命衣食又應遷之戶逐樂諸州應
留之徒避寒歸暖兼職人子弟隨逐浮遊南北東西卜居莫定關
禁不修任意取適如此之徒不可勝數爪牙不復為用百工爭棄
其業混一之計事實闕如考課之方責辦無日流浪之徒決須精

校今疆敵窺時邊黎伺隙內民不平以戍懷怨戰國之勢竊謂危
矣必造禍源者北邊鎮戍之人也若夫一統之年持平用之者道之
計也亂離之期縱橫作之者行權之勢也故道不可以須文質以
換情權不可恒隨滄隆以收物文質應世道形自安滄隆獲衷權
勢亦濟然則王者計法之趣化物之規圓方務得其境人物不失
其地又先帝時律令並議律尋施行令獨不出十餘年矣臣以令
之為體即帝王之身也分處百揆之儀安置九服之節經緯三才
之倫包羅六卿之職措置風化之門作用賞罰之要乃是有為之
樞機世法之大本也然修令之人亦皆博古依古撰置大體可觀
比之前令精麤有在但王議之家太用古制若全依古高祖之法
復須昇降誰敢措意有是非哉以是爭故以廢不理然律令相須
不可偏用今律班令止於事甚滯若令不班是無典法臣下執事

何依而行臣等修律非無勤止署下之日臣乃無名是謂農夫盡
力他食其秋功名之所實懷於悒未幾出除濟陰太守還歷司徒
功曹參軍步兵長水校尉正光初兼中書侍郎使高麗還爲鎮遠
將軍右軍將軍以之爲徐克和糴使還朝大陳軍國利害不報紹
又表曰臣聞文質互用治道以之緝熙沆隆得時人物以之通濟
故能事恢三靈仁洽九服伏惟陛下應靈踐阼冲明照物宰輔忠
純伊霍均美旣致昇平之基應成無爲之業而漠北叛命隴右構
逆中州驚擾民庶竊議其故何哉皆由上法不通下情怨塞故也
臣雖愚短具鑒始末往在代都武質而治安中京以來文華而政
亂故臣昔於太和極陳得失具論四方華夷心態高祖垂納文應
可尋延昌正光奏疏頻上王者收錄不蒙報問卽日事勢乃至於
此盡微臣豫陳之驗今東南有竊號之豎西北有逆命之寇豈得

怨天實尤人矣臣今不憂荒外正慮中畿急須改張以寧其意若
仍持疑變亂尋作肘腋一乖大事去矣然臣奉國四世欣戚是同
但職在冗散不關樞密寧濟之計欲陳無所可謂經緯甚多無機
可織夫天下者大器也一正難傾一傾難正當今之危躡足之急
臣備肉食痛心無已泣血上陳願垂採察若得言參執事獻可替
否寇逆獲除社稷稱慶雖死如生犬馬情畢紹性抗直每上封事
常至懇切不憚犯忤但天性疎脫言乍高下時人輕之不見採納
紹兄世元早卒世元善彈箏紹後聞箏聲便涕泗嗚咽捨之而去
世以此尚之除驍騎將軍使吐谷渾還爲太府少卿曾因朝見靈
太后謂曰卿年稍老矣紹曰臣年雖老臣節乃少太后笑之遷右
將軍太中大夫紹曾與百寮赴朝東掖未開守門候旦紹於衆中
引吏部郎中辛雄於衆外竊謂之曰此中諸人尋當死盡唯吾與

卿猶享富貴雄甚駭愕不測所以未幾有河陰之難紹善推祿命事驗甚多知者異之建義初除衛尉少卿將軍如故轉金紫光祿大夫永安中拜太府卿以前參議正光壬子曆賜爵新昌子太昌初遷左衛將軍右光祿大夫永熙二年卒時年六十九贈都督冀瀛滄三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尚書左僕射冀州刺史謚曰宣子伯元襲齊受禪例降

伯元弟叔利右將軍太中大夫

紹從父弟瑜濟州長史

瑜弟彞字鳳倫太和中舉秀才稍遷步兵校尉卒於武邑太守贈

征虜將軍營州刺史

子伯融出繼瑜後武定末開太守

伯融嫡弟子寬開府田曹參軍

張普惠字洪賑常山九門人身長八尺容貌魁偉父擘為齊州中水縣令隨父之縣受業齊土專心墳典尅厲不息及還鄉里就程玄講習精於三禮兼善春秋百家之說多所窺覽諸儒稱之太和十九年為主書帶制局監與劉桃符石榮劉道斌同員共直頗為高祖所知轉尚書都令使任城王澄重其學業為其聲價僕射李冲曾至澄處見普惠言論亦善之世宗初轉積射將軍澄為安西將軍雍州刺史啟普惠為府錄事參軍尋行馮翊郡事澄功衰在身欲於七月七日集會文武北園馬射普惠奏記於澄曰竊聞三殺九親別疎昵之叙五服六術等衰麻之心皆因事飾情不易之道者也然則莫大之痛深於終身之外書策之哀除於喪紀之內外者不可無節故斷之以三年內者不可遂除故敦之以日月禮大練之日鼓素琴蓋推以即吉也小功以上非虞祔練除不沐浴

朱明鏡云張洪賑一傳家室四十餘言表頭志載不由帝貴傳中之最繁最惠者惟楊播一門及此傳而已推其故魏收父子建為益州刺史有賦罪普惠受使商攝事隨得釋子建之子感其恩為傳以報之崔休羅同房者為不寂普惠楊播下筆不能自休國史之任借酬私恩怨大可怪也傳隱益州驗賦之事惟載行其室遣使之失以為楊公熙扇惑子建有先見焉不克以行幹盡而後文蓋愆誰知修史家類非代他人已載

此拘之以制也。曾子問曰：相識有喪，服可以與於祭乎？孔子曰：總不祭，喪何助於人？祭既不與，疑無宴食之道。又曰：廢喪服，可以與於饋奠之事乎？子曰：脫衰於奠，非禮也。注云：爲其忘哀，疾愚謂除喪之始，不與饋奠。小功之內，其可觀射乎？雜記云：大功以下，旣葬，適人人食之，其黨也食之，非黨也不食。食猶擇人於射，爲惑。伏見明教立射會之限，將以二七令辰，集城中文武肄武藝於北園，行揖讓於中，否時非大閱之秋，景涉妨農之節，國家綰禪甫除，殿下功衰仍襲釋而爲樂，以訓百姓，便是易先王之典，教忘哀戚之情，恐非所以昭令德，視子孫者也。按射儀，射者以禮樂爲本，忘而從事，不可謂禮。鍾鼓弗設，不可謂樂。捨此二者，何用射爲？又七日之戲，令制無之。班勞所施，慮違事體，庫府空虛，宜待新調。二三之趣，停之爲便。乞至九月，備飾盡行，然後奏狸首之章，宣夔相之令，聲

軒懸建雲鉦，神民忻暢於斯時也。伏惟慈明遠被，萬民是望。舉動所書，發言唯則，願更廣訪，賜垂曲採，昭其管見之心，恕其讜言之責，則芻蕘無遺，歌輿人有獻，誦矣。澄意納其言，託辭自罷，乃答曰：文武之道，自昔成規，明恥教戰，振古常軌。今雖非公制，而此州乘前已有斯式，旣不勞民損公，任其私射，復何失也。且纂文習武，人之常藝，豈可於常藝之間，要須令制乎？比適欲依前州府相率，王務之暇，肄藝良辰，亦未言費用庫物也。禮兄弟內除，明哀已殺，小功客至，主不絕樂，聽樂則可，觀武豈傷。直自事緣須罷，先以令停。方獲此請，深具來意。澄轉揚州啟，普惠以羽林監領鎮南大將軍開府主簿，尋加威遠將軍，普惠旣爲澄所知，歷佐二藩，甚有聲譽。旋京之日，裝束藍縷，澄賚絹二十匹，以充行資。還朝，仍羽林監。又澄遭太妃憂，臣寮爲立碑頌，題碑欲云：康正元妃之碑。澄訪於普

惠答曰謹尋朝典但有王妃而無元字魯夫人孟子稱元妃有欲
下與繼室聲子相對今烈懿太妃作配先王更無聲子仲子之嫌
竊謂不假元字以別各位且以氏配姓愚以為在生之稱故春秋
夫人姜氏至自齊既葬以謚配姓故注書葬我小君文姜氏又曰
來歸夫人成風之祔皆以謚配姓古者婦人從謚今烈懿太妃
德冠一世故特蒙褒錫乃萬代之高事豈容於定名之重而不稱
烈懿乎澄從之及王師大舉重征鍾離普惠為安樂王諡別將長
史班師除揚烈將軍相州安北府司馬遷步兵校尉後以本官領
河南尹丞世宗崩坐與甄楷等飲酒遊從免官驍騎將軍刁整家
有舊訓將營儉葬普惠以為矯時太甚與整書論之事在刁雍傳
故事免官者三載之後降一階而叙若才優擢授不拘此限熙平
中吏部尚書李韶奏普惠有文學依才優之例宜特顯叙勅除寧

遠將軍司空倉曹參軍朝議以不降階為榮時任城王澄為司空
表議書記多出普惠廣陵王恭北海王顥疑為所生祖母服朞與
三年博士執意不同詔羣寮會議普惠議曰謹按二王祖母皆受
命先朝為二國太妃可謂受命於天子為始封之母矣喪服慈母
如母在三年章傳曰貴父命也鄭注云大夫之妾子父在為母大
功則士之妾子為母朞父卒則皆得申此大夫命其妾子以為母
所慈猶曰貴父命為之三年況天子命其子為列國王命其所生
母為國太妃反自同公子為母練冠之與大功乎輕重顛倒不可
之甚者也傳曰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則當服其親服若魯衛
列國相為服朞判無疑矣何以明之喪服君為姑姊妹女子嫁於
國君者傳曰何以大功尊同也尊同則得服其親服諸侯之子稱
公子公子不得禰先君然則兄弟一體位列諸侯自以尊同得相

爲服不可還準公子遠厭天王故降有四品君大夫以尊降公子大夫之子以厭降名例不同何可亂也禮大夫之妾子以父命慈已申其三年太妃既受命先帝光昭一國二王胙土茅社顯錫大邦舍尊同之高據附不禰之公子雖許蔡失位亦不是過服問曰有從輕而重公子之妻爲其皇姑公子雖厭妻尚獲申况廣陵北海論封則封君之子語妃則命妃之孫承妃纂重遠別先皇更以先后之正統厭其所生之祖嫡方之皇姑不以遙乎今既許其申服而復限之以碁比之慈母不亦爽歟經曰爲君之祖父母父母妻長子傳曰何以碁父母長子君服斬妻則小君父卒然後爲祖後者服斬今祖乃獻文皇帝諸侯不得祖之母爲太妃蓋二王三年之證議者近背正經以附非類差之毫毛所失或遠且天子尊則配天莫非臣妾何爲命之爲國母而不聽子服其親乎記曰從

服者所從亡則已又曰不爲君母之黨服則爲其母之黨服今所從既亡不以親服服其所生則屬從之服於何所施若以諸王入爲公卿便同大夫者則當今之議皆不須以國爲言也今之諸王自同列國雖不之國別置臣寮玉食一方不得以諸侯言之敢據

習李記言曰張普惠諫太上秦三時壯議如任城清河元臣崔光袁翻預問難者亦皆心知其不可固不憂刑禍之及也以弱從說以強拒諫雖若不

同致敗則此本爲國者自利害故左氏載仲尼之論洩治民之多辟無自立辟然則普惠之免可以爲幸也

書難普惠普惠摺飛遺名下奠置一二以有言也人耳言言大夫澄
普惠曰不喜君得諫議唯喜諫議得君時靈太后父司徒胡國珍薨贈相國太上秦公普惠以前世后父無太上之號詣闕上疏陳其不可左右畏懼莫敢爲通會聞胡家穿墻下墳有磐石乃密表曰臣聞優名寶位王者之所光錫尊君愛親臣子所以慎終必使勲績相侔號秩相可然後能顯揚當時傳徽萬代者矣竊見故侍中司徒胡公懷道含靈實誕聖后載育至尊母儀四海近樞克惟

爲服不可還準公子遠厭天王故降有四品君大夫以尊降公子大夫之子以厭降名例不同何可亂也禮大夫之妾子以父命慈已申其三年太妃旣受命先帝光昭一國二王胙土茅社顯錫大邦舍尊同之高據附不禰之公子雖許蔡失位亦不是過服問曰有從輕而重公子之妻爲其皇姑公子雖厭妻尚獲申况廣陵北海論封則封君之子語妃則命妃之孫承妃纂重遠別先皇更以先后之正統厭其所生之祖嫡方之皇姑不以遙乎今旣許其申服而復限之以碁比之慈母不亦爽歟經曰爲君之祖父母父母妻長子傳曰何以碁父母長子君服斬妻則小君父卒然後爲祖後者服斬今祖乃獻文皇帝諸侯不得祖之母爲太妃蓋二王三年之證議者近背正經以附非類差之毫毛所失或遠且天子尊則配天莫非臣妾何爲命之爲國母而不聽子服其親乎記曰從

服者所從亡則已又曰不爲君母之黨服則爲其母之黨服今所從旣亡不以親服服其所生則屬從之服於何所施若以諸王入爲公卿便同大夫者則當今之議皆不須以國爲言也今之諸王自同列國雖不之國別置臣寮玉食一友不得以諸侯言之敢據周禮輒同三年當時議者亦有同異國子博士李郁於議罷之後書難普惠普惠據禮還答鄭重三返郁議遂屈轉諫議大夫澄謂普惠曰不喜君得諫議唯喜諫議得君時靈太后父司徒胡國珍薨贈相國太上秦公普惠以前世后父無太上之號詣闕上疏陳其不可左右畏懼莫敢爲通會聞胡家穿壙下墳有磐石乃密表曰臣聞優名寶位王者之所光錫尊君愛親臣子所以慎終必使勲績相伴號秩相可然後能顯揚當時傳徼萬代者矣竊見故侍中司徒胡公懷道含靈實誕聖后載育至尊母儀四海近樞克惟

允之寄居槐體論道之明故以功餘九錫褒假鑿燾深聖上之加
隆極慈后之至愛憲章天下不亦可乎而太上之號竊謂未衷何
者易稱天尊地卑乾坤定矣故曰大哉乾元又曰至哉坤元明乾
坤不可並大禮記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嘗禘郊社尊無二上明
君臣不可並上伏見詔書以司徒爲太上秦公夫人爲太上秦君
夫人蒙號於前司徒繫之於後尊光之美盛矣竊惟高祖受禪於
獻文皇帝故仰尊爲太上皇此因上上而生名也皇太后稱令以
繫敕下蓋取三從之道遠同文母列於十亂則司徒之爲太上恐
乖繫敕之意春秋傳曰葬稱公臣子辭明不可復加上也書曰茲
予大饗于先王介祖其從與饗之司徒位尊屬重必當配饗先朝
稱太上以爲臣以事太上皇恐非司徒翼翼之心漢祖創有天下
尊父曰太上皇母曰昭靈后乃帝者之事晉有小子侯尚曰僭之

於天子司徒三公也其可同號於帝乎孔子曰必也正名名不正
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
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易曰有大者不可以盈故受
之以謙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
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又曰困於上者必反於下
故受之以井此尅吉定兆而以淺改卜羣心悲惋亦或天地神靈
所以垂至戒啟聖情伏願聖后回日月之明察微臣之請停司徒
逼同之號從卑下不踰之稱畏困上之鑒邀謙光之福則天下幸
甚臣聞見災脩德災變成善此太戊所以興殷桑穀以之自滅況
今卜遷方始當脩革之會愚以爲無上之名不可假之脫譏於千
載恐貽不言之咎且君之於臣比葬三臨之禮也司徒誠爲后父
實人臣也雖子尊不加於父乃天下母以義斷恩不可遂在室之

意故曰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况乃應坤之載承天之重而朔望於司徒之殯晨昏於郊墓之間雖聖思蒸蒸其不虞宜戒離宸極之嚴居疲雲蹕於道路此亦億兆蒼生瞻仰失圖伏願尋載馳之不歸存靜方之光大則草木可繁人靈斯穆臣職忝諫司敢獻狂瞽謹冒上聞不敢宣露乞垂省覽昭臣微款脫得奉謁聖顏曲盡愚衷者死且不朽太后覽表親至國珍宅召集王公八座卿尹及五品已上博議其事遣使召普惠與相問答又令侍中元叉中常侍賈璨監觀得失任城王澄問普惠曰漢高作帝尊父爲太上皇今聖母臨朝贈父太上公求之故實非爲無準且君舉作則何必循舊對曰天子稱詔太后稱令故周臣十亂文母預焉仰思所難竊謂非匹澄曰前代太后亦有稱詔聖母自欲存謙光之義故不稱耳何得以詔令之別而廢嚴父之孝對曰后父太上自昔未有

前代母后豈不欲尊崇其親王何以不遠謨古義而近順今旨未審太后何故謙於稱詔而不謙於太上竊願聖后終其謙光大傅清河王擇曰昔在僭晉褚氏臨朝殷浩遺褚裒書曰足下今之太上皇也况太上公而致疑對曰褚裒以女輔政辭不入朝淵源譏其不恭故有太上之刺本稱其非不記其是不謂殿下以此賜難侍中崔光曰張生表中引晉有小子侯出自鄭注非爲正經對曰雖非正經之文然述正經之旨公好古習禮復固斯難御史中尉元匡因謂崔光曰張表云晉之小子侯以號同稱僭今者太上公名同太上皇比晉小子義似相類但不學不敢辨其是非普惠對曰中丞旣疑其是不正其非豈所望於三獨尚書崔亮曰諫議所見正以太上之號不應施於人臣然周有太公尚父亦兼二名人臣尊重之稱固知非始今日普惠對曰尚父者有德可稱太上者

上中之上各同義異此亦非並亮又曰古者文王武王亦有文子武子然則太上皇太上公亦何嫌其同也普惠對曰文武者德行之迹故迹同則謚同太上者尊極之位豈得通施於臣下廷尉少卿袁翻曰周官上公九命上大夫四命命數雖殊同名爲上何必上者皆是極尊普惠厲聲訶翻曰禮有下卿上士何止大夫與公但今所行以太加上二名雙舉不得非極雕蟲小藝微或相許至於此處豈卿所及翻甚有慙色默不復言任城王澄曰諫諍之體各言所見至於用捨固在應時卿向答袁氏聲何太厲普惠對曰所言若是宜見採用所言若非懼有罪及是非須辨非爲苟競澄曰朝廷方開不諱之門以廣忠言之路卿今意在向義何云乃慮罪罰議者咸以太后當朝志相崇順遂奏曰張普惠辭雖不屈然非臣等所同渙汗已流請依前詔太后復遣元又賈瓌宣令謂普

惠曰朕向召卿與羣臣對議徃復既終皆不同卿表朕之所行孝子之志卿之所陳忠臣之道羣公已有成議卿不得苦奪朕懷後有所見勿得難言普惠於是拜令辭還初普惠被召傳詔馳驛驅馬來甚迅速佇立催去普惠諸子憂怖涕泣普惠謂曰我當休明之朝掌諫議之職若不言所難言諫所難諫便是唯唯曠官尸祿人生有死死得其所夫復何恨然朝廷有道汝輩勿憂及議罷旨勞還宅親故賀其幸甚時中山莊弼遺書普惠曰明侯淵儒碩學身負大才秉此公方來居諫職蹇蹇如也諤諤如也一昨承胡司徒策當面折庭譏雖問難鋒至而應對響出宋城之帶始縈魯門之析裁警終使羣后逡巡庶寮拱默雖不見用於一時固已傳美於百代聞風快然敬裁此白普惠美其此書毋爲口實普惠以天下民調幅度長廣尚書計奏復徵綿麻恐其勞民不堪命上疏曰

伏聞尚書奏復綿麻之調尊先皇之軌夙宵惟度忻戰交集何者
聞復高祖舊典所以忻惟新俱可復而不復所以戰違法仰惟高
祖廢大斗去長尺改重秤所以愛萬姓從薄賦知軍國須綿麻之
用故云幅度之間億兆應有綿麻之利故絹上稅綿八兩布上稅
麻十五斤萬姓得廢大斗去長尺改重秤荷輕賦之饒不適於綿
麻而已故歌舞以供其賦奔走以役其勤天子信於上億兆樂於
下故易曰悅以使民民忘其勞此之謂也自茲以降漸漸長闊百
姓嗟怨聞於朝野伏惟皇太后未臨朝之前陛下居諒闇之日宰
輔不尋其本知天下之怨綿麻不察其幅廣度長秤重斗大革其
所弊存其可存而特放綿麻之調以悅天下之心此所謂悅之不
以道愚臣所以未悅者也尚書既知國少綿麻不惟法度之闕易
民言之可畏便欲去天下之大信棄已行之成詔追前之非遂後

之失奏求還復綿麻以充國用不思庫中大有綿麻而羣官共竊
之愚臣以爲於理未盡何者今宮人請調度造衣物必度材秤量
絹布疋有尺丈之盈一猶不計其廣絲綿斤兼百銖之剩未聞依
律罪州郡若一疋之濫一斤之惡則鞭戶王連三長此所以教民
以貪者也今百官請俸人樂長闊并欲厚重無復準極得長闊厚
重者便云其州能調絹布精闊且長橫發美譽以亂視聽不聞嫌
長惡廣求計還官者此百司所以仰負聖明也今若必復綿麻者
謂宜先令四海知其所由明立嚴禁復本幅度新綿麻之典依太
和之稅其在庫絹布并及絲綿不依典制者請遣一尚書與太府
卿左右藏令依今官度官秤計其斤兩廣長折給請俸之人總常
俸之數千俸所出以布綿麻亦應其一歲之用使天下知二聖之
心愛民惜法如此則高祖之軌中興於神龜明明慈信照布於無

窮則孰不幸甚伏願亮臣恹恹之至下慰蒼生之心普惠又表乞朝直之日時聽奉見自此之後月一陛見又以肅宗不親視朝過崇佛法郊廟之事多委有司上疏曰臣聞明德卹祀成湯光六百之祚嚴父配天孔子稱周公其人也故能馨香上聞福傳遐世伏惟陛下重暉纂統欽明文思天地屬心百神佇望故宜敦崇祀禮咸秩無文而告朔朝廟不親於明堂嘗禘郊社多委於有司觀射遊苑躍馬騁中危而非典豈清蹕之意殖不思之冥業損巨費於生民減祿削力近供無事之僧崇飾雲殿遠邀未然之報昧爽之臣稽首於外玄寂之衆遨遊於內愆禮忤時人靈未殫愚謂從朝夕之因求祗劫之果未若先萬國之忻心以事其親使天下和平災害不生者也伏願淑慎威儀萬邦作式躬致郊廟之虔親紆朔望之禮釋奠成均竭心千畝明發不寐潔誠禋祿孝悌可以通神

明德教可以光四海則一人有喜兆民賴之然後精進三寶信心如來道由禮深故諸漏可盡法隨禮積故彼岸可登量撤僧寺不急之華還復百官九折之秩已興之構務從簡成將來之造權令停息仍舊亦可何必改作庶節用愛人法俗俱賴臣學不經遠言多孟浪忝職其憂不敢默爾尋別敕付外議釋奠之禮時史官尅日蝕豫敕罷朝普惠以逆廢非禮上疏陳之又表論時政得失一曰審法度平斗尺調租務輕賦役務省二曰聽輿言察怨訟先皇舊事有不便於政者請悉追改三曰進忠蹇退不肖任賢勿貳去邪勿疑四曰興滅國繼絕世勲親之胤所宜收叙書奏肅宗靈太后引普惠於宣光殿隨事難詰延對移時令曰寧有先皇之詔一翻改普惠僂俛不言令曰卿似欲致諫故以左右有人不肯苦言朕爲卿屏左右卿其盡陳之對曰聖人之養庶物愛之如傷況

今二聖纂承洪緒妻承夫子承父夫父之不可安然仍行豈先帝傳委之本意仰惟先帝行事或有司之謬或權時所行在後以爲不可者皆追而正之聖上忘先帝之自新不問理之伸屈一皆抑之豈蒼生黎庶所仰望於聖德太后曰小小細務一一翻動更成煩擾普惠曰聖上之養庶物若慈母之養赤子今赤子幾臨危壑將赴水火以煩勞而不救豈赤子所望於慈母太后曰天下蒼生寧有如此苦事普惠曰天下之親懿莫重於太師彭城王然遂不免枉死微細之苦何可得無太后曰彭城之苦吾已封其三子何足復言普惠曰聖后封彭城之三子天下莫不忻至德知慈母之在上臣所以重陳者凡如此枉乞垂聖察太后曰卿云興滅國繼絕世滅國絕世竟復誰是普惠曰昔淮南逆終漢文封其四子蓋骨肉之不可棄親親故也竊見故太尉咸陽王冀州刺史京兆王

乃皇子皇孫一德之虧自貽悔戾沈淪幽壤緬焉弗收豈是興滅繼絕之意乞收葬二王封其子孫愚臣之願太后曰卿言有理朕深戢之當命公卿博議此事及任城王澄薨普惠以吏民之義又荷其恩待朔望奔赴至於禫除雖寒暑風雨無不必至初澄嘉賞普惠臨薨啟爲尚書右丞靈太后旣深悼澄覽啟從之詔行之後尚書諸郎以普惠地寒不應便居管轄相與爲約竝欲不放上省紛紜多日乃息正光二年詔遣楊鈞送蠕蠕王阿那瓌還國普惠謂遣之將貽後患上疏曰臣聞乾元以利貞爲大非義則不動皇王以博施爲功非類則不從故能始萬物而化天下者也伏惟陛下下獻哲欽明道光虞舜八表宅心九服清宴蠕蠕相害於朔垂妖師扇亂於江外此乃封豕長蛇不識王度天將悔其罪所以奉皇魏故荼毒之辛苦之令知至道之可樂也宜安民以悅其志恭已

以懷其心而先自勞擾艱難下民興師郊甸之內遠投荒塞之外
救累世之勅敵可謂無名之師諺曰唯亂門之無過愚情未見其
可當是邊將窺竊一時之功不思兵爲凶器不得已而用之者也
夫白登之役漢祖親困之樊噲欲以十萬衆橫行匈奴中季布以
爲不可請斬之千載以爲美況今旱酷異常聖慈降膳乃以萬五
千人使楊鈞爲將而欲定蠕蠕忤時而動其可濟乎阿那瓌投命
皇朝撫之可也豈容困疲我兆民以資天喪之虞昔莊公納子糾
以致乾時之敗魯僖以邾國而有懸胃之恥今蠕蠕時亂後王繼立
雖云散亡姦虞難抑脫有井陘之慮楊鈞之肉其可食乎高車蠕
蠕連兵積年饑饉相仍須其自斃小亡大傷然後一舉而并之此
卞氏之高略所以獲兩虎不可不圖之今土山告難簡書相續蓋
亦無能爲也正與今舉相會天其或者欲以告戒人不欲使南北

兩疆竝興大衆脫狂狡構間於其間而復事連中國何以寧之今
宰輔專欲好小名不圖安危大計此微臣所以寒心者也那瓌之
不還負何信義此機之際北師宜停臣言不及義文書所經過不
敢不陳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一虜自滅之形可以爲殷鑒伏願
輯和萬國以靜四疆混一之期坐而自至矣臣愚昧多違必無可
採匹夫之智願以呈獻表奏詔答曰夫窮鳥歸人尚或興惻况那
瓌嬰禍流離遠來依庇在情在國何容弗矜且納亡與喪有國大
義皇魏堂堂寧廢斯德後王亂亡似當非謬此送彼迎想無拒戰
國義宜表朝筭已決卿深誠厚慮朕用嘉戢但此段機略不獲相
從脫後不逮勿憚匡言時蕭衍義州刺史文僧明舉城歸順楊州
刺史長孫稚遣別駕封壽入城固守衍將裴邃湛僧率衆攻逼詔
普惠爲持節東道行臺攝軍司赴援之軍始度淮而封壽已棄城

單馬而退軍罷還朝蕭衍弟子西封侯正德詐稱降欵朝廷頗事
當迎普惠上疏請赴揚州移還蕭氏不從俄而正德果逃還涼州
刺史石士基行臺元洪超並贓貨被繩以普惠爲右將軍涼州刺
史卽爲西行臺以病辭免除光祿大夫右丞如故先是仇池武興
羣氏數反西垂郡戍租運久絕詔普惠以本官爲持節西道行臺
給秦歧涇華雍豳東秦七州兵武三萬人任其召發送南秦東益
二州兵租分付諸戍其所部將統聽於關西牧守之中隨機召遣
軍資板印之屬悉以自隨普惠至南秦停歧涇華雍豳東秦六州
兵武召秦州兵武四千人分配四統令送租兵連營接柵相繼而
進運租車驢隨機輸轉別遣中散大夫封答慰喻南秦員外常侍
楊公熙宣勞東益氏民於時南秦氏豪吳富聚合兇類所在邀劫
公熙旣至東益州刺史魏子建密與普惠書言公熙舊是蕃國之

胤而諸氏與相見者必有陰私言宜加圖防普惠乃符攝公熙令
赴南秦公熙果而密遣其從兄山虎與吳富同逆又妄自說鄉里
紛動羣氏託云與崔南秦有隙拒而不赴租達平落吳富等果攬
車營實公熙所潛遣也後吳富雖爲左右所殺而徒黨猶盛秦關
所綰武都武階租頗得達東益羣氏先欵順故廣業仇鳩河池三
城粟便得入其應入東益十萬石租皆稽留費盡升斗不至鎮戍
兵武遂致饑虛咸恨普惠經略不廣事訖普惠拜表按劾公熙還
朝賜絹布一百段時詔訪冤屈普惠上疏曰詩稱文王孫子本枝
百世易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皆所以明德睦親維城作翰漢祖
封爵之誓曰使黃河如帶太山如礪國以永存爰及苗裔又申之
以丹書之信重之以白馬之盟其以彊大分王罪犯蹙邑者蓋有
之矣未聞父基子構世載忠賢一死一削用爲恒典者也故尚書

令臣肇未能遠稽古義近究成旨以初封之詔有親王二千戶始
蕃一千戶二蕃五百戶三蕃三百戶謂是親疎世減之法又以開
國五等有所減之言以爲世減之趣遂立格奏奪稱是高祖本意
仍被旨可差謬之來亦已甚矣遂使勲親懷屈幽顯同冤紛訟彌
年莫之能息臣輒遠研旨格深窮其事世變減奪今古無據又尋
詔書稱昔未可采今始列壁疑豈得混一內分久近也故樂良樂
安同蕃異封廣陽安豐屬別戶等安定之嫡邑齊親王河間戚近
更從蕃食是乃太和降旨初封之倫級勲親兼樹非世減之大驗
者也博陵襲爵亦在太和之年時不世減以父嘗全食足戶充本
同之始封減從今式如此則減者減其所足之外足者足其所減
之內減足之旨乃爲所貢所食耳欲使諸王開國弗專其民賦役
之差貴賤有等蓋準擬周禮公侯伯子男貢稅之法王食其半公

食三分之一侯伯四分之一子男五分之一是以新興得足充本
清淵吏多減戶故始封承襲俱稱所減謂減之以貢食謂食之於
國斯實高祖霈然之詔減實之理聖明自釋求之史帛猶有未盡
時尚書臣琇疑減足之參差旨又判之以開訓所減之旨可以不
疑於世減矣而臣肇弗稽往事曰五等有所減之格用爲世減之
法以王封有親疎之等謂是代削之條妄解成旨雷同世奪以此
毒天下民其從乎故太傅任城文宣王臣澄樞弼累朝識洞今古
爲尚書之日殷勤執請孜孜於重議被旨不許於此遂停又律罪
例減及先帝之總麻令給親恤止當世之有服律令相違威澤異
品使七廟曾玄不治未恤嫡封則爵祿無窮枝庶則屬內貶絕儀
刑作孚億兆何觀夫一人吁嗟尚曰虧治今諸王五等各稱其冤
七廟之孫竝訟其切陳訴之案盈於省曹朝言巷議咸云其苦恐

非先王所以建萬國親諸侯睦九族之義也臣猥忝今任於茲五年推尋旨格謂無世減之理請近遵高祖減食之謨遠循百代象賢之誥退由九伐進從九儀則刑罰有倫封不虛黜斯乃文王所以克慎不敢侮於鰥寡而況於公侯伯子男乎今旨訪寃滯愚以此爲大者求尋光錫之詔并諸條格所奪所請事事窮審諸王開國非犯罪削奪者竝求還復其昔嘗全食足戶充本減從令式者從前則力多於親懿全奪則減足之格不行愚謂祿力竝應依所^關之食而食之若是則力少蕃王粟帛仍本戶邑雖盈之減兩秦既有全食足戶之異故不得同於新封之力耳親恤所哀請依律斷伏惟親親尊賢位必功立尊賢以司民可不慎乎親親以牧族其可棄乎如脫蒙允求以旨判爲始其前來吏秩悉年久不追臣又聞明德慎罰文王所以造周咸有一德殷湯所以革夏故能上

令下從風動草偃畏之如雷電敬之如明神是以天子家天下綏萬國若天之無不覆地之無不載遷都之構庶方子來汎澤所沾降及陪皂寧有岳牧二千石縣令丞尉治中別駕及諸軍幢受命於朝廷而可不預乎此之班駁雲雨之不平謂是當時有司出納之未允何以明之仰尋世宗詔書百官普進一級中有朝臣刺史登時哀授則內外貴賤莫不同澤又覆奏稱爰及陪皂明無不逮自後人率其心紛綸盈庭嫌少誤惑視聽限以汎前更爲年斷六年三年之考以意折之汎前汎後之歲隔而絕之遂使如綸之旨頓於一朝汎前六年上第者全不得汎三年上第者蒙半階而已汎前汎後合考者隔絕而不得無考者無折而全汎前汎後有考無考竝蒙全汎與否乖違勤舊彌屈差若毫釐謬以千里其此之謂乎易曰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下可不慎歟言之不從無以抑

之遂奏奪牧守外祿全不與汎散官改爲四年之考汎前者八年一階政令不一寃訟惟甚與而復奪其本在茲致使邀駕擊鼓者無理以加其罪誹謗公聽者無辭以抑其言噂喏所由生慢悖所由起夫琴瑟不調澆而更張善人國之本也其可棄乎詩云樂只君子邦家之基堯典曰克明俊德呂刑曰何擇非人周官曰官弗必備惟其人咎繇曰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詩云人之云亡邦國殄悴又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孔子曰不患貧而患不均如此則官必擇人汎則宜溥請遠遵正始元旨近準聖明二汎內外百官悉同一階不以汎前折考不以散任增年則同雲共澍四海均洽如謂未可宜以權理折之易曰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春秋傳曰一曰擇人如此則乃可無汎不可無考守宰之汎旣以追奪則百官之汎不應獨霑溥澤旣收復誰敢怨夫三載之考

興於太和再周之陟通於景明開劇祿力自有加減陪臣以事省降而考則三年朝官旣祿等平曹更四周乃陟考祿參差各稱其枉且一日從軍征戍苦於煩任終年專使決斷重於陪臣恒上若通爲三載之考無汎隔折則各盈其分亦足以近塞羣口遠綏四友日昃求賢猶有所失況不遵擇人之訓唯以停久而進乎自今已後考黜願以三宅革心選進願以三儁居德書曰舉能其官惟爾之能稱非其人惟爾弗任斯周道所以佑辟康民敢不敬守臣忝官樞副毗察寃訟寤寐惟省謂宜追正愚固所陳萬無可採出除左將軍東豫州刺史淮南九戍十三郡猶因蕭衍前弊別郡異縣之民錯雜居止普惠乃依次括比省減郡縣上表陳狀詔許之宰守因此縮攝有友爰無不起民以爲便蕭衍遣將胡廣來寇安陽軍主陳明祖等協白沙鹿城二戍衍又遣定州刺史田超秀由僧

達等竊陷石頭戍徑據安陂城郢州新塘之賊近在州西數十里
普惠前後命將拒戰並破之普惠不營財業好有進舉敦於故舊
冀州人侯堅固少時與其遊學早終其子長瑜普惠每于四時請
祿無不減贍給其衣食及為豫州啟長瑜解褐攜其合門拯給之
孝昌元年三月在州卒時年五十八贈平北將軍幽州刺史謚曰
宣恭
長子榮儁武定末齊王相府屬
榮儁弟龍子揚州驃騎府長史
史臣曰孫紹關右之士又能指論世務亦其志也張普惠明達典
故彊直從官倜然不撓其有王臣之風矣

魏書卷七十八 列傳第六十六終

西州中鳳園
氏閣南南市

魏書卷七十九

列傳第六十七

西州中鳳園
氏閣南南市

成淹

范紹

劉桃符

劉道斌

董紹

馮元興

鹿念

張熠

成淹字季文上谷居庸人也自言晉侍中粲之六世孫祖昇家於
北海父洪名犯顯祖廟諱仕劉義隆為撫軍府中兵參軍早卒淹

好文學有氣尚劉子業輔國府刑獄參軍事劉或以爲員外郎假
龍驤將軍領軍主令援東陽歷城皇興中降慕容白曜赴闕授兼
著作郎時顯祖於仲冬之月欲巡漠北朝臣以寒甚固諫竝不納
淹上按輿釋遊論顯祖覽之詔尚書李訢曰卿等諸人不如成淹
論通釋人意乃敕停行太和中文明太后崩蕭蹟遣其散騎常侍
裴昭明散騎侍郎謝竣等來弔欲以朝服行事主客執之云弔有
常式何得以朱衣入山庭昭明等言本奉朝念不容改易如此者
數四執志不移高祖敕尚書李冲令選一學識者更與論執冲奏
遣淹昭明言未解魏朝不聽朝服行禮義出何典淹言吉凶不同
禮有成數玄冠不弔童孺共聞昔季孫將行請遭喪之禮千載之
下猶共稱之卿遠自江南奉慰不能式遵成事方謂議出何典行
人得失何其異哉昭明言二國交和旣久南北皆須準望齊高帝

崩魏遣李彪通弔於時初不素服齊朝亦不以爲疑那得苦見要
逼淹言彪通弔之日朝命以弔服自隨而彼不遵高宗追遠之慕
乃踰月卽吉彪行弔之時齊之君臣皆已鳴玉盈庭貂璫曜日百
寮內外朱服煥然彪行人不被主人之命復何容獨以素服閒衣
寇之中來責雖高宗敢聞命我皇帝仁孝之性侔於有虞處諒闇
以來百官聽於冢宰卿豈得以此方彼也昭明乃搖膝而言三皇
不同禮亦安知得失所歸淹言若如來談卿以虞舜高宗爲非也
昭明遂相顧而笑曰非孝者宣尼有成責行人亦弗敢言希主人
裁以弔服使人唯齋袴褶比旣戎服不可以弔幸借緇衣帽以申
國命今爲魏朝所逼違負指授還南之日必得罪本朝淹言彼有
君子也卿將命折中還南之日應有高賞若無君子也但令有光
國之譽雖復非理見罪亦復何嫌南史董狐自當直筆旣而高祖

遣李冲問淹昭明所言淹以狀對高祖詔冲曰我所用得人仍敕送衣帽給昭明等賜淹果食明日引昭明等人皆令文武盡哀後正侍郎高祖以淹清貧賜絹百匹十六年蕭蹟遣其散騎常侍庾萼散騎侍郎何憲主書邢宗慶朝貢值朝廷有事明堂因登靈臺以觀雲物高祖敕淹引萼等館南鴈望行禮事畢還外館賜酒食宗慶語淹言南北連和既久而比棄信絕妖為利而動豈是大國善隣之義淹言夫為王者不拘小節中原有菽工採者獲多豈眷眷守尾生之信且齊先王歷事宋朝荷恩積世當應便爾欺奪宗慶庾萼及行者皆相顧失色何憲知淹昔從南入而以手掩目曰卿何為不作于禁而作魯肅淹言我捨危效順欲追蹤陳韓何于禁之有憲亦不對王肅歸國也高祖以淹曾宦江表詔觀是非乃造肅與語還奏言實時議紛紛猶謂未審高祖曰明日引入我與

語自當知之及鑾輿行幸肅多扈從敕淹將引若有古跡皆使知之行到朝歌肅問此是何城淹言紂都朝歌城肅言故應有殷之頑民也淹言昔武王滅紂悉居河洛中因劉石亂華仍隨司馬東渡肅知淹寓於青州乃笑而謂淹曰青州閒何必無其餘種淹以肅本隸徐州言青州本非其地徐州閒今日重來非所知也肅遂伏馬上掩口而笑顧謂侍御史張思寧曰向者聊因戲言遂致辭溺思寧馳馬奏聞高祖大悅謂彭城王勰曰淹此段足為制勝輿駕至洛肅因侍宴高祖戲肅曰近者行次朝歌聞成淹共卿殊有往覆卿試重叙之肅言臣前朝歌為淹所困不謂此事仰聞聽覽臣爾日失言一之已甚豈宜再說遂皆大笑高祖又謂肅曰淹能制卿其才亦不困肅言淹才詞便為難有聖朝宜應叙進高祖言若因此進淹恐辱卿轉甚肅言臣屈已達人正可顯人之美高祖

曰卿既爲人所屈欲求屈已之名復於卿太優肅言淹既蒙進臣得屈已伸人此所謂陛下惠而不費遂酣笑而止乃賜淹龍廐上馬一疋并鞍勒宛具朝服一襲轉謁者僕射時遷都高祖以淹家無行資敕給事力送至洛陽并賜假日與家累相隨行次靈丘屬蕭鸞遣使敕驛馬徵淹車駕濟淮淹於路左請見高祖竚駕而進之淹曰蕭鸞悖虐幽明同棄陛下俯應人神按劔江漢然敵不可小蜂蠆有毒而況國乎深願聖明保萬全之策詔曰此前車之轍得不慎乎淹曰伏聞發洛已來諸有諫者解官奪職恐非聖明納下之義高祖曰此是我命耳卿不得爲干斧鉞淹曰昔文王詢於芻蕘晉文聽輿人之誦臣雖卑賤敢同匹夫高祖優而容之詔賜絹百匹高祖幸徐州敕淹與閭龍駒等主舟楫將汎泗入河沂流還洛軍次礮礪淹以黃河峻急慮有傾危乃上疏陳諫高祖敕淹

曰朕以恒代無運漕之路故京邑民貧今移都伊洛欲通運四方而黃河急峻人皆難涉我因有此行必須乘流所以開百姓之心知卿至誠而今者不得相納敕賜驂騮馬一疋衣冠一襲除羽林監領主客令加威遠將軍于時宮殿初構經始務廣兵民運材日有萬計伊洛流澌苦於厲涉淹遂啟求敕都水造浮航高祖賞納之意欲榮淹於衆朔旦在朝百官在位乃賜帛百疋知左右二都水事世宗初司徒彭城王勰曰先帝本有成旨淹有歸國之誠兼歷官著稱宜加優陟高祖雖崩詔猶在耳乃相間選曹加淹右軍領左右都水仍主客令復授驍騎將軍加輔國將軍都水主客如故淹小心畏法典客十年四方貢聘皆有私遺毫釐不納乃至衣食不充遂啟乞外祿景明三年出除平陽太守將軍如故還朝病卒贈本將軍光州刺史謚曰定

子霄字景鸞亦學涉好爲文詠但訶謔不倫率多鄙俗與河東姜質等朋遊相好詩賦閒起知音之士共所嗤笑聞巷淺識頗譏成羣乃至大行於世歷治書侍御史而卒

范紹字始孫敦煌龍勒人少而聰敏年十二父命就學師事崔光以父憂廢業母又誡之曰汝父卒日令汝遠就崔生希有成立今已過暮宜遵成命紹還赴學太和初充太學生轉筭生頗涉經史十六年高祖選爲門下通事令史遷錄事令掌奏文集高祖善之又爲侍中李冲黃門崔光所知出内文奏多以委之高祖曾謂近臣曰崔光從容范紹之力稍遷疆弩將軍積弩將軍公車令加給事中遷羽林監楊州刺史任城王澄請征鍾離敕紹詣壽春共量進止澄曰須兵十萬往還百日渦陽鍾離廣陵廬江欲數道俱進但糧仗軍資須朝廷速遣紹曰計十萬之衆往還百日須糧百日

頃秋以向末方欲徵召兵仗可集恐糧難至有兵無糧何以克敵願王善思爲社稷深慮澄沈思良久曰實如卿言使還具以狀聞後澄遂征鍾離無功而返尋除長兼奉車都尉轉右都水使者錄事如故丁母憂去職值義陽初復起紹除寧遠將軍郢州龍驤府長史帶義陽太守其年冬使還都值朝廷有南討之計發河北數州田兵二萬五千人通緣淮戍兵合五萬餘人廣開屯田入座奏紹爲西道六州管田大使加步兵校尉紹勤於勸課頻歲大獲又詔紹詣鍾離與都督中山王英論攻鍾離形勢英固言必克紹觀其城隍防守恐不可陷勸令班師英不從紹還具以狀聞俄而英敗詔以徐豫二境民稀土曠令紹量度處所更立一州紹以譙城形要之所置州爲便遂立南兗入爲主衣都統加中堅將軍轉前軍將軍追賞營田之勤拜遊擊將軍遷龍驤將軍太府少卿都統

如故轉長兼太府卿紹量功節用甄煥就簡凡有賜給千匹以上皆別覆奏然後出之靈太后嘉其用心敕紹每月入見諸有益國利民之事皆令面陳出除安北將軍并州刺史清慎守法頗得民和值山胡來寇不能擊以此損其聲望復入爲太常卿莊帝初遇害河陰

劉桃符中山盧奴人生不識父九歲喪母性恭謹好學舉孝廉射策甲科歷碎職景明中羽林監領主書蕭寶寅之降也桃符受詔迎接歷奉車都尉長水校尉遊擊將軍正始中除征虜將軍中書舍人以勤明見知久不遷職世宗謂之曰楊子雲爲黃門頗歷三世卿居此任始十年不足辭也東豫州刺史田益宗居邊貪穢世宗頻詔桃符爲使慰諭之桃符還具稱益宗既老耄而諸子非理處物世宗後欲代之恐其背叛拜桃符征虜將軍豫州刺史與後

軍將軍李世哲領衆襲益宗語在益宗傳桃符善恤蠻左爲民吏所懷久之徵還病卒年五十一贈後將軍洛州刺史

子景均殿中侍御史

劉道斌武邑灌津人自云中山靖王勝之後也幼而好學有器幹及長腰帶十圍鬚髯甚美舉孝廉入京拜校書郎轉主書頗爲高祖所知從征南陽還加積射將軍給事中高祖謂黃門侍郎邢巒曰道斌是段之舉便異儕流矣世宗卽位遷謁者僕射轉步兵校尉廣武將軍領中書舍人出爲武邑太守時冀州新經元愉逆亂之後加以連年災儉道斌頻爲表請蠲其租賦百姓賴之罷郡還除右將軍太中大夫又以本將軍出爲恒農太守遷岐州刺史所在有清治之稱正光四年卒於州贈平東將軍滄州刺史改贈濟州謚曰康道斌在恒農修立學館建孔子廟堂圖畫形像去郡之

後民故追思之乃復畫道斌形於孔子像之西而拜謁焉
子士長武定中碭郡太守卒

董紹字興遠新蔡鮦陽人也少好學頗有文義起家四門博士歷
殿中侍御史國子助教積射將軍兼中書舍人辯於對問爲世宗
所賞豫州城人白早生以城南叛詔紹慰勞至上蔡爲賊所襲囚
送江東仍被鎖禁蕭衍領軍將軍呂僧珍斲與紹言便相器重衍
聞之遣使勞紹云忠臣孝子不可無之今當聽卿還國紹對曰老
母在洛無復方寸旣奉恩貸實若更生衍又遣主書霍靈超謂紹
曰今放卿還令卿通兩家之好彼此息民豈不善也對曰通好息
民乃兩國之事旣蒙命及輒當聞奏本朝衍賜紹衣物引入見之
令其舍人周捨慰勞并稱戰爭多年民物塗炭是以不恥先言與
魏朝通好比亦有書都無報旨卿宜備申此意故遣傳詔周靈秀

送卿至國遲有嘉問又令謂紹曰卿知所以得不死不今者獲卿
乃天意也夫千人之聚不散則亂故須立君以治天下不以天下
養一人凡在民上胡不思此若欲通好今以宿豫還彼彼當以漢
中見歸先是詔有司以所獲衍將齊苟兒等十人欲以換紹事在
司馬悅傳及紹還世宗愍之永平中除給事中仍兼舍人紹雖陳
說和計朝廷不許久之加輕車將軍正舍人又除步兵校尉肅宗
初紹上御天馬頌帝賞其辭賜帛八十匹又除龍驤將軍中散大
夫舍人如故加冠軍將軍出除右將軍洛州刺史紹好行小惠頗
得民情蕭衍將軍曹義宗王玄真等寇荊州據順陽馬圈裴衍王
熊討之旣復順陽進圍馬圈城堅裴王糧少紹上書言其必敗未
幾裴衍等果失和順陽復爲義宗所據紹有氣病啟求許州詔不
許蕭寶夤反於長安也紹上書求擊之云臣當出賸巴三千生噉

蜀子肅宗謂黃門徐紇曰此巴真瞎也紇曰此是紹之壯辭云巴人勁勇見敵無所畏懼非實瞎也帝大笑敕紹速行又加平西將軍以拒寶賈之功賞新蔡縣開國男食邑二千戶永安中代還於是除安西將軍梁州刺史假撫軍將軍兼尚書爲山南行臺頗有清稱前廢帝以元孚代之紹至長安時尙朱天光爲關右大行臺啟紹爲大行臺從事兼吏部尚書又除征西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天光赴洛留紹於後天光敗賀拔嶽復請紹爲其開府諮議參軍永熙中加車騎將軍嶽後攜紹於高平牧馬紹悲而賦詩曰走馬山之阿馬渴飲黃河寧謂胡關下復聞楚客歌後爲宇文黑獺所殺

子敏永安中爲太尉西閣祭酒

馮元興字子盛東魏郡肥鄉人也其世父僧集官至東清河西平

原二郡太守贈濟州刺史元興少有操尚隨僧集在平原因就中山張吾貴常山房虬學通禮傳頗有文才年二十三還鄉教授常數百人領察孝廉對策高第又舉秀才時御史中尉王顯有權寵元興奏記於顯召爲檢校御史尋轉殿中除奉朝請三使高麗江陽王繼爲司徒元興爲記室參軍遂爲元興所知又秉朝政引元興爲尚書殿中郎領中書舍人仍御史元興居其腹心預聞時事卑身剋己人無恨焉家數貧約食客恒數十人同其饑飽曾無吝色時人歎尚之及太保崔光臨薨薦元興爲侍讀尚書賈思伯爲侍講授肅宗杜氏春秋於式乾殿元興常爲擿句儒者榮之及又欲解領軍以訪元興元興曰未知公意如何耳又曰卿謂吾欲反也元興不敢言因勸之又旣賜死元興亦被廢乃爲浮萍詩以自喻曰有艸生碧池無根綠水上脆弱惡風波危微苦驚浪丞相高

陽王雍召爲兼屬未幾去任還鄉僕射元羅爲東道大使以元興爲本郡太守尋徵赴闕以母憂還家頻值鄉亂數爲監軍元興多所賞罰鄉黨頗以此憾焉上黨王天穆之討邢杲引爲大將軍從事中郎元顥入洛復爲平北將軍光祿大夫領中書舍人莊帝還宮天穆以爲太宰諮議參軍加征虜將軍普泰初安東將軍光祿大夫領中書舍人太昌初卒於家贈征東將軍齊州刺史文集百餘篇元興世寒因元又之勢託其交道相用爲州主簿論者以爲非倫高祖時有譙郡曹道頗涉經史有幹用舉孝廉太和中東宮主書門下錄事景明中尚書都令史領主書後轉中書舍人行使每稱旨出除東郡太守卒贈儀同三司又有北海曹昂亦以學識清立見知歷治書侍御史永安中黃門郎散騎常侍出帝世國子祭酒不營家產至以餒卒於鄴時人傷歎之又齊郡曹昂有學識舉秀才永安中太學博士兼尚書郎而常徒步上省以示清貧忽遇盜夫失綾練時人鄙其矯詐

鹿念字永吉濟陰人父生在良吏傳念好兵書陰陽釋氏之學太師彭城王勰召爲館客嘗詣徐州馬疫附船而至大梁夜睡從者上岸竊禾四束以飼其馬船行數里念覺問得禾之處從者以告念大怒卽停船上岸至取禾處以練三丈置禾束下而返初爲真定公元子直國中尉怛勸以忠廉之節嘗賦五言詩曰嶧山萬丈樹雕鏤作琵琶由此材高遠弦響藹中華又曰援琴起何調幽蘭與白雪絲管韻未成莫使弦響絕子直少有令問念欲其善終故以諷焉母憂去職服闋仍卒任子直出鎮梁州念隨之州州有兵糧和糴和糴者靡不潤屋念獨不取子直彊之終不從命莊帝爲御史中尉念兼殿中侍御史監臨淮王或軍時蕭衍遣其豫章王

綜據徐州綜密信通或云欲歸款綜時爲蕭衍愛子衆議咸謂不然或募人入報驗其虛實愈遂請行曰若綜有誠心與之盟約如其詐也豈惜一人命也時徐州始陷邊方騷擾綜部將成景雋胡龍牙並總彊兵內外嚴固愈遂單馬間出徑趣彭城未至之間爲綜軍主程兵潤所止問其來狀愈答曰兵交使在自昔通言我爲臨淮王所使須有交易兵潤遂先遣人白龍牙等綜既有誠心聞愈被執語景雋等曰我每疑元略規欲叛城將驗其虛實且遣左右爲元略使入魏軍中喚彼一人其使果至可令人詐作略身在一深室詭爲患狀呼使戶外令人傳語時略始被衍追還綜又遣腹心梁話迎愈密語意狀令善酬答引愈入城詣龍牙所時日已暮龍牙列仗舉火引愈曰元中山甚欲相見故令喚卿又曰安豐臨淮將少弱卒規復此城容可得乎愈曰彭城魏之東鄙勢在必

爭得死在天非人所測龍牙曰當如卿言復詣景雋住所停愈在外門久而未入時夜已久星月甚明有綜軍主姜桃來與愈語曰君年已長宿又充今使良有所達元法僧魏之微子拔城歸梁梁主待物有道乃舉手上指今歲星在斗斗吳之分野君何爲不歸梁國我令君富貴愈答曰君徒知其一未知其二法僧者吾僕之流而梁納之無乃有愧於季孫也今月建鶉首斗牛受破歲星木也逆而尅之君吳國敗喪不久且衣錦夜遊有識不許言未及盡引入見景雋景雋曰元中山雖曰相喚不懼而來何也答曰昔楚伐吳吳遣蹇由勞師今者此行略同於彼又曰遊歷多年與卿先經相識乃叙由緣景雋便記引愈同坐謂愈曰卿不爲刺客也答曰今者爲使欲返命本朝相刺之事更卜後圖爲設飯食雜果愈彊飲多食向敵數人微自夸矜諸人相謂曰壯士哉乃引向元略

所一人引入戶內指牀令坐一人別在室中出謂念曰中山有教與君相聞念遂起立使人謂念曰君但坐念曰家國王子豈有坐聽教命使人曰頓首君我昔有以向南且遣相喚欲聞卿事晚來患動不獲相見念曰且奉音旨冒險祇赴不得瞻見內懷反側遂辭而退須臾天曉綜軍主范昺景雋司馬楊暉等競問北朝士馬多少念云秦隴既平三方靜晏今有高車白服羌蜀五十萬齊王朝陳留崔延伯李叔仁等分爲三道徑趣江西安樂王暨李神領冀相齊濟青光羽林十萬直向琅邪南出諸人相謂曰詎非華辭也念曰可驗崇朝何華之有日晏令還景雋送念上戲馬臺北望城壘曰何此城之固良非彼軍士所能圖擬卿可語二王回師改計念曰金墉湯池衝甲彌巧貴守以人何論險害還軍於路與梁話誓盟契約既固未旬綜果降詔曰日者法僧父子頑固自天長

惡不已竊城外叛職此亂階遂使彭宋名藩翻爲賊有雖宗臣名將揮戈於泗濱虎士雄卒竦劔於汴渚然高墉峻堞非可易登廣浹深隍實爲難踐是用日昃忘食中宵憤惋者也而衍都督豫章王蕭綜體運知機欲歸有道潛遣密信送款於都督臨淮王于時事同夜光能不按劔殿中侍御史監軍鹿念不憚虎口視險若夷便能占募入驗虛實誓盟既固所圖遂果返地復城息我兵甲亦是念之力焉若不酬以榮祿何以勸厲將來可封定陶縣開國子食邑三百戶除員外散騎常侍俄出爲青州彭城王劭府長兼司馬尋解長兼廣川人劉鈞東清河人房須反劭遣念監州軍討之戰於商山頗有所捷將統皆劭左右擅增首級妄請賞帛念面執不與劭弗從念勃然作色曰竭志立言爲王爲國豈念家事不辭而出劭追而謝焉竊勲者放言噂沓欲加私害念聞而笑之不以

介意先是蕭衍遣將彭羣王辯率衆七萬圍逼琅邪自春及秋官軍不至而兩青士馬裁可萬餘師次郟城久而未進劭乃遣念南青州刺史胡平遣長史劉仁之竝監勒諸將徑赴賊壘大破之斬羣首俘馘二千餘級肅宗嘉之璽書勞問永安中入爲左將軍給事黃門侍郎又以前賞念入徐之功未盡增邑二百戶進爵爲侯雖任居通顯志在謙退迎送親賓加於疇昔而自無室宅常假賃居止布衣糲食寒暑不變莊帝嘉其清素時復賜以錢帛及東徐城民呂文欣殺刺史元大賓南引賊衆屯柵曲術詔念使持節散騎常侍安東將軍爲六州大使與行臺樊子鵠討破之文欣黨重以購之文欣同逆人韓端正斬文欣送首魁帥同死者十二人詔書褒慰還拜鎮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尋詔爲使持節兼尚書左僕射東南道三徐行臺至東郡值介朱仲遠陷西兗向滑臺詔與

都督賀拔勝等拒仲遠軍敗還京普泰中加征東將軍轉衛將軍右光祿大夫兼度支尚書河北五州和糴大使天平中除梁州刺史時滎陽民鄭榮業等聚衆反圍逼州城念不能固守遂以城降榮業送念於關西

張熠字景世自云南陽西鄂人漢侍中衡是其十世祖熠自奉朝請爲揚州車騎府錄事參軍入除步兵校尉永寧中寺塔大興經營務廣靈太后曾幸作所凡有顧問熠敷陳指畫無所遺闕太后善之久之除冠軍將軍中散大夫後爲別將隨長孫稚西征轉平西將軍太中大夫爲關西都督以功封長平縣開國男食邑二百戶永安初除平西將軍岐州刺史假安西將軍尋加撫軍將軍於恤貧弱爲民所愛代還值元顥入洛仍令復州熠遂私還莊帝還宮出除鎮南將軍東荊州刺史尋加散騎常侍征蠻大都督轉荆

州刺史值余朱兆入洛不行普泰中衛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天平
初遷鄴草創右僕射高隆之吏部尚書元世儔奏曰南京宮殿毀
撤送都連窺竟河首尾大至自非賢明一人專委受納則恐材木
耗損有關經構熠清貞素著有稱一時臣等輒舉為大將詔從之
熠勤於其事尋轉營構左都將興和初衛大將軍官殿成以本將
軍除東徐州刺史三年卒於州時年六十贈驃騎大將軍司空公
兗州刺史謚曰懿

子孝直武定末司空騎兵參軍

史臣曰成淹等身遭際會俱得效其所能以至於顯達苟曰非才
亦何可以致

魏書卷七十九

列傳第六十七終

西漢書卷七十九
氏雷應南甫

魏書卷八十

列傳第六十八

西漢書卷八十
氏雷應南甫

朱瑞

叱列延慶

斛斯椿

賈顯度

樊子鵠

賀拔勝

侯莫陳悅

侯淵

朱瑞字元龍代郡桑乾人祖就字祖成卒於沛縣令父惠字僧生
行太原太守卒永安中瑞貴達就贈平東將軍齊州刺史惠贈使

持節冠軍將軍恒州刺史瑞長厚質直敬愛人士孝昌末朱榮引爲其府戶曹參軍又爲大行臺郎中甚爲榮所親任建義初除黃門侍郎仍中書舍人榮恐朝廷事意有所不知故居之門下爲腹心之寄錄前後勳封陽邑縣開國公食邑一千戶未幾又除散騎常侍安南將軍黃門如故丁父憂去官詔起復任除青州大中正及元顥內逼瑞啟勸北幸乃從駕於河陽除侍中征南將軍兼吏部尚書改封北海郡開國公增邑一千戶莊帝還洛加衛將軍左光祿大夫又改封樂陵郡開國公仍侍中瑞雖爲朱榮所委而善處朝廷之間莊帝亦賞遇之曾謂侍臣曰爲人臣當須忠實至如朱元龍者朕待之亦不異餘人瑞啟乞三從之內並屬滄州樂陵郡詔許之仍轉滄州大中正瑞始以青州樂陵有朱氏意欲歸之故求爲青州中正又以滄州樂陵亦有朱氏而心好河北遂乞移屬焉尋加車騎將軍朱榮死瑞與世隆俱北走旣而以莊帝待之素厚且見世隆等並無雄才終當敗喪於路乃還帝大悅執其手曰社稷忠臣當須如此朱天光擁衆關右帝欲招納之乃以瑞兼尚書左僕射爲西道大行臺以慰勞焉旣達長安會朱兆入洛復還京師都督斛斯椿先與瑞有隙數譖之於世隆世隆性多忌且以前日乖異忿恨更甚普泰元年七月遂誅之時年四十九太昌初贈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青州刺史謚曰恭穆

子孟胤襲封齊受禪例降

瑞弟珍字多寶太尉上黨王天穆錄事參軍卒

珍弟騰字神龍建義初爲龍驤將軍大都督司馬又封涇陽縣開國男食邑二百戶累遷中軍將軍光祿大夫與瑞同遇害太昌初

贈滄州刺史

騰弟慶賓卒於光祿大夫

子清武定末齊王開府中兵參軍

叱列延慶代西部人也世為酋帥曾祖鑰石世祖末從駕至瓜步

賜爵臨江伯父億彌襲祖爵高祖時越騎校尉延慶少便弓馬有

膽力正光末除直後隸大都督李崇北伐後隨余朱榮入洛仍從

榮討葛榮於相州延慶世隆姊婿也榮親遇之葛榮既擒除使持

節撫軍將軍光祿大夫假鎮東將軍都督西部第一領民酋長封

永寧縣開國伯食邑五百戶永安二年以本將軍除恒州刺史普

泰初世隆得志特見委重遷散騎常侍車騎將軍儀同三司又進

驃騎軍開府餘如故尋除都督恒雲燕朔四州諸軍事大都

督兼僕射山東行臺北海郡開國公邑五百戶時幽州刺

史劉靈助以莊帝幽崩遂舉兵唱義諸州豪右咸相結附靈助進

屯於定州之安固世隆自前廢帝以延慶與大都督侯淵於定州

相會以討靈助淵謂延慶曰靈助善於卜占百姓信惑所在響應

未易可圖若萬一戰有利鈍則大事去矣未若還師西入據關拒

險以待其變延慶曰劉靈助庸人也天道深遠豈其所識大兵一

臨彼皆恃其妖術坐看符厭寧肯戮力致死與吾爭勝負哉如吾

計者正欲出營城外詭言西歸靈助聞之必信而自寬潛軍往襲

可一往而擒淵從之乃出頓城西聲云將還簡精騎一千夜發詰

朝遣靈助壘戰於城北遂破擒之仍兼尚書左僕射為恒雲燕朔

四州行臺又除使持節侍中都督恒雲燕朔定五州諸軍事定州

刺史餘如故與余朱兆等拒義旗於韓陵戰敗延慶與余朱仲遠

走渡石濟仲遠南竄延慶北降齊獻武王王與之入洛仍從王於

并州後赴洛出帝以爲中軍大都督延慶既尔朱親昵又黨於權倖出帝之西齊獻武王入洛以罪誅之

延慶兄子平武定末儀同三司右衛將軍廩陶縣開國侯

斛斯椿字法壽廣牧富昌人也父敦肅宗時爲左牧令時河西賊起牧民不安椿乃將家投尔朱榮榮以椿兼其都督府鎧曹參軍從榮征伐有功表授厲威將軍稍遷中散大夫署外兵事椿性佞巧甚得榮心軍之密謀頗亦關預及肅宗崩椿從榮入洛莊帝初封陽曲縣開國公食邑千戶遷散騎常侍平北將軍司馬尋除尔朱榮大將軍府司馬從平葛榮以功除上黨太守及元顥入洛椿隨榮奉迎莊帝遂從攻顥顥敗遷安北將軍建州刺史改封深澤縣轉鎮東將軍徐州刺史又轉征東將軍東徐州刺史及尔朱榮死椿甚憂懼時蕭衍以汝南王悅爲魏主資其士馬次於境上椿

聞大喜遂率所部棄州歸悅悅授椿使持節侍中大將軍領軍將軍領左右尚書左僕射司空公封靈丘郡開國公邑萬戶又爲大行臺前驅都督會尔朱兆入洛椿復率所部背悅歸兆尔朱世隆之立前廢帝也椿參其謀以定策功拜侍中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京畿北面大都督改封城陽郡開國公增邑五百戶并前一千五百戶尋加開府時椿父敦先在秀容忽有傳敦死問請減已階以贈之自襄城將軍超贈車騎將軍恒州刺史尋知其父猶在詔復椿官仍除其父爲車騎將軍楊州刺史世隆之厚椿也如此椿與尔朱度律仲遠等北拒齊獻武王次陽平會尔朱兆與度律等相疑遁還語在兆傳椿後復與度律等同拒義旗敗於韓陵椿謂都督賈顯智等曰若不先執尔朱我等死無類矣遂與顯智等夜於桑下盟約倍道兼行椿入北中城收尔朱部曲盡殺之令長孫稚賈

顯智等率數百騎襲余朱世隆。彥伯兄弟斬於閭闔門外。椿入洛懸世隆兄弟首於其門。樹椿父出見謂椿曰：汝與余朱約為兄弟，今何忍懸其頭於家門？寧不愧負天地乎？椿乃傳世隆等首并囚度律。天光逃於齊，獻武王。出帝拜椿侍中，儀同開府。初，獻武王之入洛，頓於邙山。余朱仲遠帳下都督橋寧、張子期自滑臺而至，獻武王責寧等曰：汝等仲遠擅其榮利，盟契百重，許同生死。前仲遠自徐為逆，汝為戎首，今仲遠南走，汝復背之。於臣節則不忠，論事人則無信。犬馬尚識恩養，汝今犬馬之不如，遂斬之。椿自以數為反覆，見寧等之死，意常不安。遂密構間，勸出帝置閣內都督部曲，又增武直人數，自直閣已下員別數百，皆選天下輕剽者以充之。又說帝數出遊，幸號令部曲別為行陳。椿自約勒指麾，其間從此以後，軍謀朝政一決於椿。又勸帝徵兵，詭稱南討，將以伐齊，獻武王帝從之。遂陳兵城西北，接邙山南，至洛水。帝詰旦戎服與椿臨閱焉。獻武王以椿亂政，欲誅之。椿譖說既行，因此遂相恐動。出帝勒兵河橋，令椿為前軍營於邙山北，尋遣椿率步騎數千鎮虎牢。椿弟豫州刺史元壽與都督賈顯智守滑臺，獻武王令相州刺史竇泰擊破之。椿懼已不免，復啟出帝假說遊聲以劫協。帝信之，遂入關。椿亦西走長安。椿狡滑多事，好亂樂禍。于時敗國朝野莫不讎疾之。元壽尋為部下所殺。

賈顯度中山無極人，父道監沃野鎮長史。顯度形貌偉壯，有志氣。初為別將，防守薄骨律鎮。正光末，北鎮擾亂，為賊攻圍。顯度拒守多時，以賊勢轉熾，不可久立，乃率鎮民浮河而下。既達秀容，為余朱榮所留。尋表授直閣將軍、左中郎將、建義初除汲郡太守。假平東將軍，隨余朱榮破葛榮，又除撫軍將軍、光祿大夫、都督封石艾。

縣開國公邑一千戶從上黨王天穆破邢杲值元顥入洛仍與天穆渡河赴行宮於河內顥平以本將軍除廣州刺史假鎮南將軍轉南兗州刺史尔朱榮之死也顯度情不自安南奔蕭衍衍厚待之普泰初還朝授衛大將軍儀同三司左光祿大夫又行濟州事復隨尔朱度律等北拒義旗敗於韓陵與斛斯椿及弟顯智等率眾先據河橋誅尔朱氏出帝初除尚書左僕射尋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定州大中正未幾以本官行徐州刺史東道大行臺永熙三年五月轉雍州刺史西道大行臺歿於關中

弟智字顯智少有膽決孝昌中告毛謚等逆靈太后嘉之除伏波將軍元從僕射領直齋蕭衍將夏侯夔攻郢州以智為龍驤將軍別將討之至則夔退智仍入城及刺史元顯達以城降於蕭衍智勒城人不欲叛者與顯達交戰相率歸闕後為都督隸太宰上黨

王天穆征邢杲臨陳流矢中胸仍戰不已元顥入洛仍隨天穆渡河朝莊帝於河內與尔朱兆同先渡河破顥軍以勲除持節征南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封義陽縣開國伯邑五百戶假衛將軍與行臺樊子鵠討呂文欣於東徐州平之加侍中驃騎大將軍增邑三百戶尋行東中郎將加散騎常侍及尔朱仲遠為徐州刺史智隸仲遠赴彭城尔朱榮之死也仲遠舉兵向洛智不從之遂擁部下出清水東招勒州民與相拒擊莊帝聞而善之除右光祿大夫武衛將軍進爵為侯增邑二百戶通前一千因鎮徐州普泰初還洛仲遠忿其乖背議欲殺之智兄顯度先為世隆所厚世隆為解喻得全時趙脩巡起逆荆州蕭衍遣兵接援世隆欲令智以功自效遣智討之除使持節散騎常侍車騎大將軍左光祿大夫假驃騎大將軍荆州大都督進爵為公將發會荆州斬送脩巡首不行又

從余朱度律北拒義旗合余朱兆於陽平兆與度律自相疑阻退還除驃騎大將軍後隨度律等敗於韓陵智與兄顯度斛斯椿謀誅余朱氏椿顯度據守北中令智等入京擒世隆兄弟出帝初除散騎常侍本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滄州刺史在州貪縱甚爲民害出帝徵還京師尋加授侍中以本將軍除濟州刺史率衆達東郡仍停不進於長壽津爲相州刺史竇泰所破還洛天平初赴晉陽智去就多端後坐事死時年四十五

子羅侯祕書郎

樊子鵠代郡平城人其先荊州蠻酋被遷於代父興平城鎮長史歸義侯普泰中子鵠貴顯乃贈征虜將軍荊州刺史子鵠值北鎮擾亂南至并州余朱榮引爲都督府倉曹參軍孝昌三年冬榮使子鵠詣京師靈太后見之問榮兵勢子鵠應對稱旨太后嘉之除直

齋封南和縣開國子邑三百戶令還赴榮榮以爲行臺郎中行上黨郡及榮向洛以爲假節假平南將軍都督河東正平軍事行唐州事刺史崔元珍閉門拒守子鵠攻尅之建義初拜平北將軍晉州刺史封永安縣開國伯食邑千戶又兼尚書行臺治有威信山胡率服元顥入洛薛脩義及降蜀陳雙熾等受顥處分率衆攻州城子鵠出與戰大破之又破脩義等於土門以功拜撫軍將軍尋徵授都官尚書西荊州大中正後兼右僕射爲行臺督賈智等誅呂文欣於東徐州平之還除車騎將軍左光祿大夫進封南陽郡開國公增戶六百尚書如故仍假驃騎大將軍率所部爲都督時余朱榮在晉陽京師之事子鵠頗預委寄故在臺閣征官不解後出除散騎常侍本將軍殷州刺史屬歲旱儉子鵠恐民流亡乃勒有粟之家分貸貧者并遣人牛易力多種二麥州內以此獲安及

介朱榮之死世隆等遣書招子鵠欲與同趣京師子鵠不從以母在晉陽啟求移鎮河南莊帝嘉之除車騎大將軍豫州刺史假驃騎大將軍都督二豫郢三州諸軍事兼尚書右僕射二豫郢潁四州行臺子鵠到相州又敕賚絹五百匹行達汲郡聞介朱兆入洛乃渡河見仲遠仲遠遣鎮汲郡兆徵子鵠赴洛既見責以乖異之意奪其部衆將還晉陽及紇豆陵步藩起以子鵠爲都督徵發糧仗元暉以爲侍中御史中尉中軍大都督隨暉向洛普泰初仍除舊任及趙脩延叛於荊州詔子鵠通三鵠道而還遭母憂去職前廢帝聞其在洛無宅凶費不周賚絹四百匹粟五百石以本官起之太昌初兼尚書左僕射東南道大行臺總大都督杜德等追討介朱仲遠仲遠已奔蕭衍收其兵馬甲仗時蕭衍遣元樹入寇陷據譙城詔子鵠與德討之樹屯兵梁國欲來逆戰見子鵠軍盛夜退

還譙子鵠引兵追躡樹又背城爲陳子鵠勒兵直趣城下縱騎衝突樹衆大敗奔入城門城門隘塞多自殺害於是斬千餘級獲馬數百匹大收鎧仗遂圍城加儀同三司樹勒兵出戰輒被摧衄遂不敢出自守而已子鵠恐蕭衍遣救乃分兵擊衍苞州宕州大澗蒙縣等五城並望風逃散樹旣無外援計無所出子鵠又令人說之樹遂請率衆歸南以地還國子鵠等許之共結盟約及樹衆半出子鵠中擊破之擒樹及衍譙州刺史朱文開俘馘甚多班師出帝賚馬匹遷吏部尚書轉尚書右僕射尋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典選初青州人耿翔聚衆反亡奔蕭衍衍資其兵偷據膠州除子鵠使持節侍中青膠大使督濟州刺史蔡雋討之師達青州翔拔城奔走在軍遇病詔遣醫給藥仍除兗州刺史餘官如故便道之州子鵠先遣腹心緣歷民間採察得失及入境太山太守彭穆

參候失儀子鵠責讓穆并數其罪狀穆皆引伏於是州內震悚及出帝入關子鵠據城爲逆南青州刺史大野拔徐州人劉粹各率衆就子鵠天平初遣儀同三司婁昭等率衆討之子鵠先使前膠州刺史嚴思達鎮東平郡昭攻陷之仍引兵圍子鵠城久不拔昭以水灌城靜帝欲招慰下之遣散騎常侍陸琛兼黃門郎張景徵齋墮書勞子鵠而大野拔因與相見左右斬子鵠以降

賀拔勝字破胡神武尖山人祖尙逗選充北防家於武川以窺覘蠕蠕兼有戰功顯祖賜爵龍城男爲本鎮軍主父度拔襲爵正光末沃野人破落汗拔陵聚衆反度拔與三子鄉中豪勇援懷朔鎮殺賊王衛可瓌度拔尋爲賊所害孝昌中追贈安遠將軍肆州刺史度拔之死也勝與兄弟俱奔恒州刺史廣陽王淵勝便弓馬有武幹淵厚待之表爲彊弩將軍充帳內軍主恒州陷歸尙朱榮轉

積射將軍爲別將又兼都督及榮入洛以預義之勳封易陽縣開國伯邑四百戶除直閣將軍尋加通直散騎常侍平南將軍光祿大夫進號安南將軍尋除撫軍將軍爲大都督出井陘鎮中山元顥入洛勝從東路率騎三百赴行宮於河梁榮命勝與尙朱兆先渡破擒顥息冠受及顥大都督陳思保莊帝還宮以功增邑六百戶復加通直散騎常侍征北將軍金紫光祿大夫武衛將軍改封真定縣開國公尋除衛將軍加散騎常侍尙朱榮之死也勝與田怙等奔走榮第於時宮殿之門未加嚴防怙等議卽攻門勝止之曰天子旣行大事必當更有奇謀吾等衆旅不多何可輕爾但得出城更爲他計怙乃止及世隆夜走勝遂不從莊帝甚嘉之仲遠逼東郡詔勝以本官假驃騎大將軍爲東征都督率衆會鄭先護以討之爲先護所疑置之營外人馬未得休息俄而仲遠兵至勝

與交戰不利乃降之。普泰初除右衛將軍進號車騎大將軍右光祿大夫儀同三司。共介朱仲遠度律北拒義旗相與奔退事在介朱兆傳後俱敗於韓陵。勝因降齊獻武王。太昌初拜領軍將軍餘官如故。又除侍中。出帝既納斛斯椿等讒間之說將謀齊獻武王以勝弟岳擁衆關西仍欲廣爲勢援除勝使持節侍中都督三荆二郢南襄南雍七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荊州刺史勝將圖襄陽攻蕭衍下近戍勉之擒其戍主尹道玩戍副庫我又使人誘動蠻王問道期道期率種起義衍雍州刺史蕭續遣軍擊道期爲道期所敗漢南大駭勝又遣軍攻均口擒衍將莊思延又攻馮翊安定沔陽鄠陽城並平之。續遣將柳仲禮於穀城拒守勝攻之不尅乃班師沔北盪爲丘墟矣。衍書敕續云賀拔勝北間驍將汝宜慎之勿與爭鋒其見憚如此。進爵琅邪郡公。出帝末詔勝

統衆北赴京師軍次汝水出帝入關勝率所部欲從武關趣長安行至析陽聞齊獻武王平潼關擒毛鴻賓勝懼復走荊州城人閉門不納時獻武王已遣行臺侯景大都督高敖曹討之勝戰敗爲流矢所中乃率左右五百餘騎奔蕭衍明年從間道投寶炬勝好行小數志大膽薄周章南北終無所成致歿於賊中

勝兄可泥永熙中太尉公封燕郡王

勝弟岳字阿斗泥初爲太學生長以弓馬爲事與父兄赴援懷朔賊王衛可瓌在城西二百餘步岳乘城射之箭中瓌臂賊衆大駭後歸恒州廣陽王淵以爲帳內軍主表爲彊弩將軍州陷投介朱榮榮以爲別將進爲都督永安初除安北將軍光祿大夫武衛將軍賜爵樊城鄉男坐事失官爵二年詔並復之尋除使持節假衛將軍西道都督隸介朱天光爲左廂大都督詔萬俟醜奴天光先

知岳喜得同行每事論訪尋加衛將軍假車騎將軍餘如故岳屆
長安榮遣岳續至時万俟醜奴遣其大行臺尉遲菩薩向武功南
渡渭水攻圍趣柵天光遣岳率騎一千馳往赴救菩薩攻柵已尅
還向岐州岳以輕騎八百北渡渭水擒賊令殺掠其民以挑菩薩
菩薩果率步騎二萬餘人至渭水北岳以輕騎數十與菩薩隔水
交言岳稱揚國威菩薩自言疆盛往復數返菩薩乃自僑令省事
傳語岳怒曰我與菩薩言卿是何人與我對語省事恃水應答不
遜岳舉弓射之應弦而倒時已逼暮於此各還岳密於渭南傍水
分置精騎四五十以爲一所隨地形便駱驛置之明日自將百
餘騎隔水與賊相見並且東行岳漸前進先所置驛騎隨岳而集
騎旣漸增賊不復測其多少行二十里許便至淺可濟岳便馳馬
東出以示奔遁賊謂岳走乃棄步兵南渡渭水輕騎追岳岳東行
十餘里依橫岡伏兵以待之賊以路險不得前進前後繼至半渡
岡東岳乃回戰身先士卒急擊之賊便退走岳號令所部賊下馬
者皆不聽殺賊顧見之便悉投馬俄而虜獲三千人馬亦無遺遂
渡渭北降步兵萬餘收其輜重其有土民普皆勞遣醜奴尋棄岐
州北走安定其後破侯伏侯元進降侯機長貴擒醜奴蕭寶夤王
慶雲万俟道洛走宿勤明達事在介朱天光傳天光雖爲元帥而
岳功效居多加車騎將軍增邑二千戶進封樊城縣開國伯尋詔
岳都督涇北豳二夏四州諸軍事本將軍涇州刺史進爵爲公改
封清水郡公天光入洛使岳行雍州事元暉立除驃騎大將軍增
邑五百戶餘如故普泰初都督二岐東秦三州諸軍事儀同三司
岐州刺史尋加侍中給後部鼓吹仍詔開府俄兼尚書左僕射隴
右行臺仍停高平後以隴中猶有土民不順岳助侯莫陳悅所在

詠平二年加岳都督三雍三秦二岐二華諸軍事雍州刺史關西
行臺餘如故及尔朱天光率眾赴洛將抗齊獻武王岳與侯莫陳
悅下隴赴雍以應義旗永熙初仍開府兼僕射大行臺雍州刺史
增邑千戶二年詔岳都督雍華北華東雍二岐幽四梁二益巴二
夏蔚寧南益涇二十州諸軍事大都督岳自詣北境安置邊防率
步趣涇州平涼西界布營數十里使諸軍士田殖涇州身將壯勇
託以牧馬於原北招万俟受洛干等并遠近州鎮聚結者靈州刺
史曹泥身詣岳軍請代岳以前洛州刺史元季海為州彼民不促
擊破季海部下獨聽季海關五年正月岳召侯莫陳悅會於高平
將討之令悅前驅北趣靈州聞渴波隘中河水未解將往趣之岳
既總大眾據制關右憑疆僑恣有不臣之心齊獻武王惡其專擅
令悅圖之悅素服威略既承密旨便潛為計時岳遣悅先行悅乃
通夜東進達明晦日岳行軍前與悅相見悅誘岳入營坐論兵事
悅詐云腹痛起而徐行悅女夫元洪景抽刀斬岳後岳部下收岳
尸葬於雍州北石安原六月贈大將軍太保錄尚書事都督刺史
開國並如故

侯莫陳悅代郡人也父婆羅門為駝牛都尉故悅長於河西好田
獵便騎射會牧子逆亂遂歸尔朱榮榮引為都督府長流參軍稍
遷大都督莊帝初除征西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封栢人縣開國侯
邑五百戶尔朱天光之討關西榮以悅為天光右廂大都督本官
如故西伐尅獲皆與天光賀拔岳略同勞效以本將軍除鄯州刺
史餘如故尔朱榮死後亦隨天光下隴元暉立除車騎大將軍渭
州刺史進爵為公改封白水郡增邑五百戶及天光向洛使悅行
華州事普泰中除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秦州刺史天光之東出

將抗義旗悅與岳下隴以應齊獻武王至雍州會介朱覆敗永熙
初加開府都督隴右諸軍事仍秦州刺史永熙三年正月岳召悅
共討靈州悅誘岳斬之岳左右奔散悅遣人安慰云我別稟意旨
止在一人諸君勿怖衆皆畏服無敢拒違悅心猶豫不卽撫納乃還
入隴止永洛城岳之所部聚於平涼規還圖悅遣追夏州刺史宇
文黑獺黑獺至遂總岳部衆并家口入高平城以自安固乃勒衆
入隴征悅悅聞之棄城南據山水之險設陳候戰黑獺至遙望見
悅欲待明日決鬪悅先召南秦州刺史李景和及其夜景和遣人詣
黑獺密許翻降至暮景和乃勒其所部使上驢駝云儀罔有教欲
還秦州守以拒賊令軍人嚴備景和復給悅帳下云儀罔欲還秦
州汝等何不裝辨衆謂爲實以次相驚人情惶惑不可復止皆散
走而趣秦州景和先驅至城據門以慰輯之悅部衆離散猜畏傍
人不聽左右近已與其二弟并兒及謀殺岳者八九人棄軍逃走
數日之中盤回往來不知所趣左右勸向靈州而悅不決言下隴
之後恐有人所見乃於山中令從者悉步自乘一騾欲向靈州中
路追騎將及望見之遂縊死野中弟息部下悉見擒殺唯先謀殺
岳者悅中兵參軍豆盧光走至靈州後奔晉陽悅自殺岳後神情
恍惚不復如常恒言我僅睡卽夢見岳語我兄欲何處去隨我不
相置因此彌不自安而致敗滅

侯淵神武尖山人也機警有膽略肅宗末年六鎮饑亂淵隨杜洛
周南寇後與妻兄念賢背洛周歸介朱榮路中遇寇身披苦褐榮
賜其衣帽厚待之以淵爲中軍副都督常從征伐屢有戰功孝莊
卽位除領左右封厭次縣開國子邑四百戶後從榮討葛榮於滏
口戰功尤多榮啟淵爲驃騎將軍燕州刺史時葛榮別帥韓樓郝

長等有衆數萬屯據薊城。余朱榮令淵與賀拔勝討之。會元顥入洛，榮徵勝南赴大軍，留淵獨鎮中山。及莊帝還宮，榮令淵進討。韓樓配卒甚少，或以爲言。榮曰：「侯淵臨機設變，是其所長。若總大衆，未必能用。今擊此賊，故當不足定也。」止給騎七百。淵遂廣張軍聲，多設供具，親率數百騎深入樓境，欲執行人以問虛實。去薊百餘里，值賊帥陳周馬步萬餘，淵遂潛伏以乘其背，大破之，虜其卒五千餘人，尋還其馬仗，縱令入城。左右諫曰：「旣獲賊衆，何爲復資遣之也？」淵曰：「我兵旣少，不可力戰。事須爲計以離隙之。」淵度其已至，遂率騎夜集，昧旦叩其城門。韓樓果疑降卒爲淵內應，遂遁走，追擒之。以勲進爵爲侯，增邑八百戶。尋詔淵以本將軍爲平州刺史。大都督仍鎮范陽。及余朱榮之死也，范陽太守盧文偉誘淵出獵，閉門拒之。淵率部曲屯於郡南，爲榮舉哀，勒兵南向。莊帝使東萊

王貴平爲大使慰勞燕薊。淵乃詐降，貴平信之，遂執貴平自隨。進至中山，行臺僕射魏蘭根邀擊之，爲淵所敗。會元暉立，淵欲歸之。常山太守甄楷屯據井陘，淵又擊破之，暉乃授淵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定州刺史、左軍大都督、漁陽郡開國公，邑一千戶。前廢帝立，仍加開府，餘如故。幽州刺史劉靈助舉義兵屯於安國城，淵與叱列延慶等破擒之，後隨余朱北拒義旗於廣阿。北旣敗走，淵降齊獻武王。後從王破余朱於韓陵。永熙初，除齊州刺史，餘如故。出帝末，淵與兗州刺史樊子鵠、青州刺史東萊王貴平密信往來，以相連結。又遣間使通誠於獻武王。及出帝入關，復懷顧望。汝陽王暹旣除齊州刺史，次於城西，淵擁部據城，不時迎納民。劉桃符等潛引暹入，據西城。淵爭門不克，率騎出，奔妻兒部曲。爲暹所虜，行達廣里，會承制以淵行青州事。齊獻武王又遣淵書曰：「卿勿以部

曲輕少難於東邁齊人澆薄唯利是從齊州城民尚能迎汝陽王
青州之人豈不能開門待卿也但當勉之淵乃復還遲始歸其部
曲而貴平自以斛斯椿黨亦不受代淵進襲高陽郡尅之置部曲
家累於城中身率輕騎遊掠於外貴平使其長子率衆攻高陽南
青州刺史茹懷朗遣兵助之時青州城人餽糧者首尾相繼淵親
率騎夜趣青州詐餽糧人曰臺軍已至殺戮都盡我是世子下人
今已走還城汝何爲復去也人信其言棄糧奔走比曉復謂行人
曰臺軍昨夜已至高陽我是前鋒今始到此頗知侯公竟在何處
城人兇懼遂執貴平出降淵自惟反覆慮不獲安遂斬貴平傳首
京師欲明不同於斛斯椿也及子鵠平詔以封延之爲青州刺史
淵旣不獲州任情又恐懼行達廣川遂劫光州庫兵反遣騎詣平
原執前膠州刺史賈璐夜襲青州南郭劫前廷尉卿崔光韶以惑
人情攻掠郡縣其部下督帥叛拒之淵率騎奔蕭衍途中亡散行
達南青州南境爲賣漿者斬之傳首京師家口配沒

史臣曰宋瑞以背本向義責不見原延慶黨舊違順常刑所及斛
斯椿姦佞爲心讒忒自口取譬蒼蠅交亂四國投於豺虎天實棄
之賈智侯淵反覆取斃破胡器小謀大終於顛蹶子鵠迷機寡策
竟以殲滅岳負力無謀制以一劍悅果行慮淺死不旋足觀其亡
滅自取之也

朱明鏡云與齊異規定稱謀逆投身西魏率曰不材此是魏書大病斛斯人定可不從神武
敢於致難遂至躬受詆譴集詬彌甚耳凡易代之際人臣乃心故主輒蒙惡名無由昭雪史官隨
時俯仰巧取世資或以興王自有愛憎或以勝國須留忌諱歷代類然不獨一伯起氏也唐人纂隋
書目君素爲義本朝修元史獎閔本爲忠此由帝王比蹤堯舜以史官並傳董南史之良否君與臣
寔交任皆拔兄弟無令孤周書爲魏佛助所掩讀史者于身幸世不可不三思毋徒依史官生活也魏收立

斛斯傳曲詆。所以誦高王也。北史削去樂亂干禍之辭。而猶存厥性佞巧之語。天下豈有厥性佞巧之人。而能辭店受牛。忽軍國重事者耶。李論著南北史。率以諸書為藍本。史論襲舊。不下一意。惟於列傳舊文。或芟削以見筆。史或溫存以形疵陋。其中玉石較然自殊。

魏書卷八十一
列傳第六十九

西川世鳳
氏圖應南

綦儁

山偉

劉仁之

宇文忠之

綦儁字擲顯河南洛陽人也其先代人祖辰并州刺史儁莊帝時仕累遷為滄州刺史甚為吏人畏悅尋除太僕卿及尔朱世隆等誅齊獻武王赴洛止於邙山上召文武百司下及士庶令之曰尔朱暴虐矯弄天常孤起義信都罪人斯剪今將翼戴親賢以昌魏曆誰主社稷允愜天人申令頻煩莫有應者儁乃避席曰人主之體必須度量深遠明詰仁恕廣陵王遇世艱難不言淹載以人謀

察之雖爲介朱扶載當今之聖主也獻武王欣然是之時黃門侍郎崔陵作色而前謂儁曰廣陵王爲主不能紹宣魏網布德天下爲君如此何聖之有若言其聖應待大王時高乾邕魏蘭根等固執陵言遂立出帝及出帝失德齊獻武王深思儁言常以爲恨尋除御史中尉於路與僕射賈顯度相逢顯度恃勲貴排儁騶列倒儁忿見於色自入奏之尋加散騎常侍驃騎大將軍左光祿大夫儀同三司儁佞巧能候當塗斛斯椿賀拔勝皆與友善斛斯椿之構間也出帝令儁奉詔晉陽齊獻武王集文武與儁申釋儁辭屈而退性多詐賀拔勝出鎮荊州過儁別因辭儁母儁故見敗氍弊被勝更遺之錢物後兼吏部尚書復爲滄州刺史徵還兼中尉章武縣伯尋除殷州刺史薨於州贈司空公謚曰文貞

子洪寔字巨正位尚書左右郎魏郡邑中正嗜酒好色無行檢卒

官

山偉字仲木河南洛陽人也其先代人祖强美容貌身長八尺五寸工騎射彎弓五石爲奏事中散從顯祖獵方山有兩狐起於御前詔强射之百步內二狐俱獲位內行長父稚之營陵令偉隨父之縣遂師事縣人王惠涉獵文史稚之位金明太守肅宗初元匡爲御史中尉以偉兼侍御史入臺五日便遇正會偉司神武門其妻從叔爲羽林隊主搯直長於殿門偉卽劾奏匡善之俄然奏正帖國子助教遷員外郎廷尉評時天下無事進仕路難代遷之人多不霑預及六鎮隴西二方起逆領軍元义欲用代來寒人爲傳詔以慰悅之而牧守子孫投狀求者百餘人又欲社之因奏立勲附隊令各依資出身自是北人悉被收叙偉遂奏記贊又德美又素不識偉訪侍中安豐王延明黃門郎元順順等因是稱薦之又

令僕射元欽引偉兼尚書二千石郎後正名士郎修起居注僕射元順領選表薦爲諫議大夫余朱榮之害朝士偉時守直故免禍及莊帝入宮仍除偉給事黃門侍郎先是偉與儀曹郎表昇屯田郎李延孝外兵郎李奐三公郎王延業方駕而行偉少居後路逢一尼望之歎曰此輩緣業同日而死謂偉曰君方近天子當作好官而昇等四人皆於河陰遇害果如其言俄領著作郎前廢帝立除安東將軍祕書監仍著作初余朱兆之入洛官守奔散國史典書高法顯密埋史書故不遺落偉自以爲功訴求爵賞偉挾附世隆遂封東阿縣伯而法顯止獲男爵偉尋進侍中孝靜初除衛大將軍中書令監起居後以本官復領著作卒官贈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都督幽州刺史謚曰文貞公國史自鄧淵崔琛崔浩高允李彪崔光以還諸人相繼撰錄綦儁及偉等諂說上黨王天穆及余朱世隆以爲國書正應代人修緝不宜委之餘人是以儁偉等更主大籍守舊而已初無述著故自崔鴻死後迄終偉身二十許載時事蕩然萬不記一後人執筆無所憑據史之遺闕偉之由也外示沉厚內實矯競與綦儁少甚相得晚以名位之間遂若水火與宇文忠之之徒代人爲黨時賢畏惡之而愛尚文史老而彌篤偉弟少亡偉撫寡訓孤同居二十餘載恩義甚篤不營產業身亡之後賣宅營葬妻子不免飄泊士友歎愍之

長子昂襲爵

劉仁之字山靜河南洛陽人其先代人徙於洛父余頭在外戚傳仁之少有操尚粗涉書史真草書迹頗號工便御史中尉元昭引爲御史前廢帝時兼黃門侍郎深爲余朱世隆所信用田帝初爲著作郎兼中書令既非其才在史未嘗執筆出除衛將軍西兗州

刺史在州有當時之譽武定二年卒贈衛大將軍吏部尚書青州刺史謚曰敬仁之外示長者內懷矯詐其對賓客破牀弊席粗飯冷菜衣服故敗乃過逼下善候當塗能爲詭激每於稠人廣衆之中或搨一姦吏或縱一孤貧大言自矜示已高明矜物無知淺識皆稱其美公能之譽動過其實性又酷虐在晉陽曾營城雉仁之統監作役以小稽緩遂杖前殷州刺史裴瑗并州刺史王綽齊獻武王大加譴責性好文字吏書失體便加鞭撻言韻微訛亦見捶楚吏民苦之而愛好文史敬重人流與齊帥馮元興交款元興死後積年仁之營視其家常出隆厚時人以此尚之

宇文忠之河南洛陽人也其先南單于之遠屬世據東部後入居代都祖阿生安南將軍巴西公父侃卒於治書侍御史忠之獵涉文史頗有筆札釋褐太學博士天平初除中書侍郎裴伯茂與之同省常侮忽之以忠之色黑呼爲黑字後敕修國史元象初兼通直散騎常侍副鄭伯猷使蕭衍武定初爲安南將軍尚書右丞仍修史未幾以事除名忠之好榮利自爲中書郎六七年矣遇尚書省選右丞預選者皆射策忠之入試焉旣獲丞職大爲忻滿志氣囂然有驕物之色識者笑之旣失官爵怏怏發病卒

子君山

史臣曰綦儁遭逢受職山偉位行頗爽仁之雖內懷矯詐而交情自篤忠之雖文史足用而雅道蔑聞謂全德者其難矣哉

自漢末之魏文吏民用之...
史曰曰...
第六十九終

魏書卷八十二

列傳第七十

李琰之

祖瑩

常景

李琰之字景珍小字默蠡隴西狄道人司空韶之族弟早有盛名
時人號曰神童從父司空冲雅所歎異每曰與吾宗者其此兒乎
恒資給所須愛同己子弱冠舉秀才不行曾遊河内北山便欲存
隱遁意會彭城王勰辟為行臺參軍苦相敦引尋為侍中李彪啟
兼著作郎修撰國史稍遷國子博士領尚書儀曹郎中轉中書侍
郎司農少卿黃門郎修國史遷國子祭酒轉祕書監兼七兵尚書
遷太常卿孝莊初太尉元天穆北討葛榮以琰之兼御史中尉為

魏書卷八十二
列傳第七十
李琰之

北道軍司還除征東將軍仍兼太常出爲衛將軍荊州刺史頃之兼尚書左僕射三荆二郢大行臺尋加散騎常侍琰之雖以儒素自業而每語人言吾家世將種自云猶有關西風氣及至州後大奸射獵以示威武尔朱兆入洛南陽太守趙修延以琰之莊帝外戚誣琰之規奔蕭衍襲州城遂被囚執修延仍自行州事城內人斬修延還推琰之釐州任出帝初徵兼侍中車騎大將軍左光祿大夫儀同三司永熙二年薨贈侍中驃騎大將軍司徒公雍州刺史謚曰文簡琰之少機警善談經史百家無所不覽朝廷疑事多所訪質云崔博而不精劉精而不博我既精且博學兼二子謂崔光劉芳也論者許其博未許其精當時物議咸共宗之又自誇文章從姨兄常景笑而不許每休閒之際恒閉門讀書不交人事嘗謂人曰吾所以好讀書不求身後之名但異見異聞心之所願是以孜孜搜討欲罷不能豈爲聲名勞七尺也此乃天性非爲力強前後再居史職無所編輯安豐王延明博聞多識每有疑滯恒就琰之辨析自以爲不及也

二子剛惠並從出帝入關

祖瑩字元珍范陽道人也曾祖敏仕慕容垂爲平原太守太祖定中山賜爵安固子拜尚書左丞卒并州刺史祖嶷字元達以從征平原功進爵爲侯位馮翊太守贈幽州刺史父季真多識前言往行位中書侍郎卒於安遠將軍鉅鹿太守瑩年八歲能誦詩書十二爲中書學生好學耽書以晝繼夜父母恐其成疾禁之不能止常密於灰中藏火驅逐僮僕父母寢睡之後燃燈讀書以衣被蔽塞窗戶恐漏光明爲家人所覺由是聲譽甚盛內外親屬呼爲聖小兒尤好屬文中書監高允每歎曰此子才器非諸生所及終當

遠至時中書博士張天龍講尚書選爲都講生徒悉集瑩夜讀書
勞倦不覺天曉催講既切遂誤持同房生趙郡李孝怡曲禮卷上
座博士嚴毅不敢還取乃置禮於前誦尚書三篇不遺一字講罷
孝怡異之向博士說舉學盡驚後高祖聞之召入令誦五經章句
并陳大義帝嗟賞之瑩出後高祖戲盧昶曰昔流共工於幽州北
裔之地那得忽有此子昶對曰當是才爲世生以才名拜太學博
士徵署司徒彭城王勰法曹行參軍高祖顧謂勰曰蕭贖以王元
長爲子良法曹今爲汝用祖瑩豈非倫匹也敕令掌勰書記瑩與
陳郡表翻齊名秀出時人爲之語曰京師楚楚表與祖洛中翩翩
祖與表再遷尚書三公郎尚書令王肅曾於省中詠悲平城詩云
悲平城驅馬入雲中陰山常晦雪荒松無罷風彭城王勰甚嗟其
美欲使肅更詠乃失語云王公吟詠情性聲律殊佳可便爲誦悲

彭城詩肅因戲勰云何意悲平城爲悲彭城也勰有慙色瑩在座
卽云所有悲彭城王公自未見耳肅云可爲誦之瑩應聲云悲彭
城楚歌四面起屍積石梁亭血流睢水裏肅甚嗟賞之勰亦大悅
退謂瑩曰卽定是神口今日若不得卿幾爲吳子所屈爲冀州鎮
東府長史以貨賄事發除名後侍中崔光舉爲國子博士仍領尚
書左戶部李崇爲都督北討引瑩爲長史坐截沒軍資除名未幾
爲散騎侍郎孝昌中於廣平王第掘得古玉印敕召瑩與黃門侍
郎李琰之令辨何世之物瑩云此是于寘國王晉太康中所獻乃
以墨塗字觀之果如瑩言時人稱爲博物累遷國子祭酒領給事
黃門侍郎幽州大中正監起居事又監議事元顥入洛以瑩爲殿
中尚書莊帝還宮坐爲顥作詔罪狀亦朱榮免官後除祕書監中
正如故以參議律曆賜爵容城縣子坐事繫於廷尉前廢帝遷車

騎將軍初莊帝末朱兆入洛軍人焚燒樂署鍾石管絃略無存者敕瑩與錄尚書事長孫稚侍中元采典造金石雅樂三載乃就事在樂志遷車騎大將軍及出帝登阼瑩以太常行禮封文安縣子天平初將遷鄴齊獻武王因召瑩議之以功遷儀同三司進爵爲伯薨贈尚書左僕射司徒公冀州刺史瑩以文學見重常語人云文章須自出機杼成一家風骨何能共人同生活也蓋譏世人好偷竊他文以爲已用而瑩之筆札亦無乏天才但不能均調玉石兼有製裁之體減於袁常焉性爽俠有節氣士有窮厄以命歸之必見存拯時亦以此多之其文集行於世

子珽字孝徵襲

常景字永昌河內人也父文通天水太守景少聰敏初讀論語毛詩一受便覽及長有才思雅好文章廷尉公孫良舉爲律博士高

祖親得其名旣而用之後爲門下錄事太常博士正始初詔尚書門下於金墉中書外省考論律令敕景參議世宗季舅護軍將軍高顯卒其兄右僕射肇私託景及尚書邢巒并州刺史高聰通直郎徐紇各作碑銘並以呈御世宗悉付侍中崔光簡之光以景所造爲最乃奏曰常景名位乃處諸人之下文出諸人之上遂以景文刊石肇尚平陽公主未幾主薨肇欲使公主家令居廬制服付學官議正施行尚書又以訪景景以婦人無專國之理家令不得有純臣之義乃執議曰喪紀之本實稱物以立情輕重所因亦緣情以制禮雖理關盛衰事經今古而制作之本降殺之宜其實一焉是故臣之爲君所以資敬而崇重爲君母妻所以從服而制義然而諸侯大夫之爲君者謂其有地土有吏屬無服文者言其非世爵也今王姬降適雖加爵命事非君邑理異列土何者諸王開

國備立臣吏生有趨奉之勤死盡致喪之禮而公王家令唯有一人其丞已下命之屬官既無接事之儀實闕爲臣之禮原夫公主之貴所以立家令者蓋以主之內事脫須關外理無自達必也因人然則家令唯通內外之職及典主家之事耳無關君臣之理名義之分也由是推之家令不得爲純臣公主不可爲正君明矣且女人之爲君男子之爲臣古禮所不載先朝所未議而四門博士裴道廣孫榮乂等以公主爲之君以家令爲之臣制服以斬乖謬彌甚又張虛景吾難羈等不推君臣之分不尋致服之情猶同其議準母制齊求之名實理未爲允竊謂公主之爵旣非食菜之君家令之官又無純臣之式若附如母則情義罔施若準小君則從服無據案如經禮事無成文卽之愚見謂不應服朝廷從之景淹滯門下積歲不至顯官以蜀司馬相如王褒嚴君平楊子雲等四賢皆有高才而無重位乃託意以讚之其讚司馬相如曰長卿有艷才直致不羣性鬱若春烟舉皎如秋月映遊梁雖好仁仕漢常稱病清貞非我事窮達委天命其讚王子淵曰王子挺秀質逸氣干青雲明珠旣絕俗白鵠信驚羣才世苟不合遇否途自分空枉碧雞命徒獻金馬文其讚嚴君平曰嚴公體沈靜立志明霜雪味道綜微言端著演妙說才屈羅仲口位結李強舌素尚邁金貞清標陵玉徹其讚楊子雲曰蜀江導清流揚子挹餘休含光絕後彥覃思邈前修世輕人不賞玄談物無求當途謝權寵置酒獨閑遊景在樞密十有餘年爲侍中崔光盧昶游肇元暉尤所知賞累遷積射將軍給事中延昌初東宮建兼太子屯騎校尉錄事皆如故其年受敕撰門下詔書凡四十卷尚書元萇出爲安西將軍雍州刺史請景爲司馬以景階次不及除錄事參軍襄威將軍帶長安

令甚有惠政。民吏稱之。先是太常劉芳與景等撰朝令未及班行。別典儀注多所草創未成。芳卒。景纂成其事。及世宗崩。召景赴京。還修儀注。拜謁者。僕射加寧遠將軍。又以本官兼中書舍人。後授步兵校尉。仍舍人。又敕撰太和之後朝儀。已施行者凡五十餘卷。時靈太后詔依漢世陰鄧二后故事。親奉廟祀。與帝交獻。景乃據正以定儀注。朝廷是之。正光初。除龍驤將軍。中散大夫。舍人如故。時肅宗以講學之禮於國子寺。司徒崔光執經。敕景與董紹張徹馮元興王延業鄭伯猷等俱爲錄義。事畢。又行釋奠之禮。並詔百官作釋奠詩。時以景作爲美。是年九月。蠕蠕王阿那瓌歸闕。朝廷疑其位次高陽王雍。訪景。景曰。昔咸寧中南單于來朝。晉世處之王公特進之下。今日爲班。宜在蕃王儀同三司之間。雍從之。朝廷典章疑而不決。則時訪景而行。初平齊之後。光祿大夫高聰徙於

北京中書監高允爲之。娉妻給其資宅。聰後爲允立碑。每云。吾以此文報德足矣。豫州刺史常綽以未盡其美。景尚允才器。先爲遺德頌。司徒崔光聞而觀之。尋味良久。乃云。高光祿平日每矜其文。自許報允之德。今見常生此頌。高氏不得獨擅其美也。侍中崔光安豐王延明受詔議定服章。敕景參修其事。尋進號冠軍將軍。阿那瓌之還國也。境上遷延。仍陳窘乏。遣尚書左丞元孚奉詔振恤。阿那瓌執孚過柔玄。奔于漠北。遣尚書令李崇御史中尉兼右僕射元纂追討不及。乃令景出塞。經瓮山臨瀚海。宣敕勒衆而返。景經涉山水。悵然懷古。乃擬劉琨扶風歌十二首。進號征虜將軍。孝昌初。兼給事黃門侍郎。尋除左將軍太府少卿。仍舍人。固辭少卿不拜。改授散騎常侍將軍如故。徐州刺史元法僧叛。入蕭衍。衍遣其豫章王蕭綜入據彭城。時安豐王延明爲大都督。大行臺率臨

淮王或等衆軍討之既而蕭綜降附徐州清復遣景兼尚書持節馳與行臺都督觀機部分景經洛泐乃作銘焉是時尚書令蕭寶寅都督崔延伯都督北海王顥都督車騎將軍元恒芝等並各出討詔景詣軍宣旨勞問還以本將軍授徐州刺史杜洛周反於燕州仍以景兼尚書爲行臺與幽州都督平北將軍元譚以禦之景表求勒幽州諸縣悉入古城山路有通賊之處權發兵夫隨宜置戍以爲防遏又以頃來差兵不盡彊壯今之三長皆是豪門多丁爲之今求權發爲兵肅宗皆從之進號平北將軍別敕譚西至軍都關北從盧龍塞據此二險以杜賊出入之路又詔景山中險路之處悉令捍塞景遣府錄事參軍裴智成發范陽三長之兵以守白巖都督元譚據居庸下口俄而安州石離冗城斛鹽三戍兵反結洛周有衆二萬餘落自松岍赴賊譚勒別將崔仲哲等截軍都關以待之仲哲戰沒洛周又自外應之腹背受敵譚遂大敗諸軍夜散詔以景所部別將李琚爲都督代譚征下口降景爲後將軍解州任仍詔景爲幽安玄等四州行臺賊旣南出鈔掠薊城景命統軍梁仲禮率兵士邀擊破之獲賊將禦夷鎮軍主孫念恒都督李琚爲賊所攻薊城之北軍敗而死率屬城人禦之賊不敢逼洛周還據上谷授景平北將軍光祿大夫行臺如故洛周遣其都督王曹紇真馬叱斤等率衆薊南以掠人穀乃遇連雨賊衆疲勞景與都督于榮刺史王延年置兵栗國邀其走路大敗之斬曹紇真洛周率衆南趨范陽景與延年及榮復破之又遣別將重破之於州西虎眼泉擒斬及溺死者甚衆後洛周南圍范陽城人翻降執刺史延年及景送於洛周洛周尋爲葛榮所吞景又入榮榮破景得還朝永安初詔復本官兼黃門侍郎又攝著作固辭不就二年

除中軍將軍正黃門先是參議正光壬子歷至是賜爵高陽子元顥內逼莊帝北巡景與侍中大司馬安豐王延明在禁中召諸親賓安慰京師顥入洛景仍居本位莊帝還宮解黃門普泰初除車騎將軍右光祿大夫祕書監以預詔命之勤封濮陽縣子後以例追永熙二年監議事景自少及老恒居事任清儉自守不營產業至於衣食取濟而已耽好經史愛翫文詞若遇新異之書殷勤求訪或復質買不問價之貴賤必以得爲期友人刁整每謂曰卿清德自居不事家業雖儉約可尚將何以自濟也吾恐擊太常方餒於柏谷耳遂與衛將軍羊深矜其所乏乃率刁雙司馬彥邕李諧畢祖彥畢義顯等各出錢千文而爲買馬焉天平初遷鄴景匹馬從駕是時詔下二日戶四十萬狼狽就道收百官馬尚書丞郎已下非陪從者盡乘驢齊獻武王以景清貧特給車牛四乘妻孥方

得達鄴後除儀同三司仍本將軍武定六年以老疾去官詔曰几杖爲禮安車致養敬齒尊賢其來尚矣景藝業該通文史淵洽歷事三京年彌五紀朝章言歸祿俸無餘家徒壁立宜從哀恤以旌元老可特給右光祿事力終其身八年薨景善與人交終始若一其遊處者皆服其深遠之度未曾見其矜吝之心好飲酒澹於榮利自得懷抱不事權門性和厚恭慎每讀書見韋弦之事深薄之危乃圖古昔可以鑒戒指事爲象讚而述之曰周雅云謂天蓋高不敢不跼謂地蓋厚不敢不踏有朝隱大夫監戒斯文乃惕焉而懼曰夫道喪則性傾利重則身輕是故乘和體遜式銘方冊防微慎獨載象丹青信哉辭人之賦文晦而理明仰瞻高天聽卑視諦俯測厚地岳峻川溟誰其戴之无私不畏誰其踐之不陷不墮故善惡是徵物罔同異論充匪久人咸敬忌嗟乎唯地厚矣尚亦兢

競浩浩各位孰識其親搏之弗得聆之無聞故有戒於顯而急於
微好爵是冒聲奢是基身陷於祿利言溺於是非或求欲而未厭
或知足而不辭是故位高而勢愈迫正立而邪愈欺安有位極而
危不萃邪榮而正不凋故悔多於地厚禍甚於天高夫悔未結誰
肯曲躬夫禍未加誰肯累足固機發而後思圖車覆而後改躅改
之無及故狡兔失穴思之在後故逆鱗易觸君子則不然體舒則
懷卷視溺則思濟原夫人之度邈於無階之天勢位之危深於不
測之地餌厚而躬不競爵降而心不係守善於已成懼愆於未敗
雖盈而戒冲通而慮滯以知命爲遐齡以樂天爲大惠以戢智而
從時以懷愚而遊世曲躬焉累足焉苟行之晝以決矣猶夜則思
其訃誦之口亦明矣故心必賞其契故能不同不誘而弭謗於羣
小無毀無器譽而貽信於上帝託身與金石俱堅立名與天壤相敝

鬻競無侵優遊獨逝夫如是故綺閣金門可安其宅錦衣玉食可
頤其形柳下三黜不愠其色子文三陟不喜其情而惑者見居高
可以持勢欲乘高以據榮見直道可以修己欲專道以邀聲夫去
聲然後聲可立豈矜道之所宜慮危然後安可固豈遐道之所全
是以君子鑒恃道不可以流聲故去聲而懷道鑒專道不可以守
勢故去勢以崇道何者履道雖高不得無亢求聲雖道不得無恢
然則聲奢繁則實儉凋功業進則身迹退如此則精靈遂越僞侈
自親情與道絕事與勢隣方欲役思以持勢乘勢以求津故利欲
誘其情禍難嬰其身利欲交則幽明以之變禍難構則智術無所
陳若然者雖縻爵帝扁焉得而寧之雖結珮皇庭焉得而榮之故
身道未究而崇邪之徑已形成功未立而修正之術已生福祿交
蹇於人事屯難頓萃於時情忠介剖心於白日耿節沈骨於幽靈

因斯愚智之所機倚伏之所係全亡之所依其在遜順而已哉嗚呼鑒之嗚呼鑒之景所著述數百篇見行於世刪正晉司空張華博物志及撰儒林列女傳各數十篇云

長子昶少學識有文才早卒

昶弟彪之永安中行司空參軍

史臣曰琰之好學博聞鬱為邦彥祖瑩幹能藝用實曰時良常景以文義見宗著美當代覽其遺藁可稱尚哉

魏書卷八十一

收書列傳七十終

西州電鳳章
氏雷宿南甫



魏書卷八十三上

列傳外戚第七十一上

西州電鳳章
氏雷宿南甫

賀訥

劉羅辰

姚黃眉

杜超

賀迷

閻毗

馮熙

李峻

李惠

夫右賢左戚尚德尊功有國者所以治天下也殷肇王基不藉莘

氏爲佐周成大業未聞奴姓爲輔及於漢世外戚尤重殺身傾族相繼於兩京乃至移其鼎壘亂其邦國魏文深以爲誠明帝尚封頑駭晉之楊駿尋至夷宗居上不以至公任物在下徒用私寵要榮繭犢引大車弱質任厚棟所謂愛之所以害之矣太祖初賀訥有部衆之業翼成皇祚其餘或以勞勤或緣恩澤咸序其迹舉外親之盛衰云爾

賀訥代人太祖之元舅獻明后之兄也其先世爲君長四方附國者數十部祖紇始有勲於國尚平文女父野干尚昭成女遼西公主昭成崩諸部乖亂獻明后與太祖及衛秦二王依訥會苻堅使劉庫仁分攝國事於是太祖還居獨孤部訥總攝東部爲大人遷居大冨行其恩信衆多歸之伴於庫仁苻堅假訥鷹揚將軍後劉顯之謀逆太祖聞之輕騎北歸訥見太祖驚喜拜曰官家復國

之後當念老臣太祖笑答曰誠如舅言要不忘也訥中弟柒干麤暴忌太祖常圖爲逆每爲皇姑遼西公主擁護故柒干不得肆其禍心於是諸部大人請訥兄弟求舉太祖爲主柒干曰在我國中何得爾也訥曰帝大國之世孫興復先業於我國中之福常相持獎立繼統勲汝尚異議豈是臣節遂與諸人勸進太祖登代王位於牛川及太祖討吐突隣部訥兄弟遂懷異圖率諸部救之帝擊之犬潰訥西遁衛辰遣子直力鞬征訥訥告急請降太祖簡精騎二十萬救之遂徙訥部落及諸弟處之東界訥又通于慕容垂垂以訥爲歸善王柒干謀殺訥而代立訥遂與柒干相攻垂遣子麟討之敗柒干於牛都破訥於赤城太祖遣師救訥麟乃引退訥從太祖平中原拜安遠將軍其後離散諸部分土定居不聽遷徙其君長大人皆同編戶訥以元舅甚見尊重然無統領以壽終於家

訥弟盧亦從平中原以功賜爵道西公太祖遣盧會衛王儀伐鄴而盧自以太祖之季舅不肯受儀節度太祖遣使責之盧遂忿恨與儀司馬丁建構其嫌彌加猜忌會太祖敕儀去鄴盧亦引歸太祖以盧爲廣川太守盧性雄豪恥居冀州刺史王輔下襲殺輔奔慕容德德以爲并州刺史廣寧王廣固敗盧亦沒

訥從父弟悅初太祖之居賀蘭部下人情未甚附唯悅舉部隨從又密爲太祖祈禱天神請成大業出於誠至太祖嘉之甚見寵待後平中原以功賜爵鉅鹿侯進爵北新卒

子泥襲爵後降爲肥如侯太祖崩京師草草泥出舉烽於安陽城北賀蘭部人皆往赴之太宗卽位乃罷詔泥與元渾等八人拾遺左右與北新侯安同持節行并定二州劾奏并州刺史元六頭等皆伏罪州郡肅然後從世祖征赫連昌以功進爵爲瓊邪公軍國大議每參預焉又征蠕蠕爲別道將坐逐賊不進詐增虜當斬贖爲庶人以之拜光祿勳爲外都大官復本爵卒於官

子醜建襲

劉羅辰代人宣穆皇后之兄也父眷爲北部大人帥部落歸國羅辰有智謀謂眷曰從兄顯忍人也願早圖之眷不以為意後庫仁子顯殺眷而代立又謀逆及太祖卽位討顯于馬邑追至彌澤大破之後奔慕容麟麟徙之中山羅辰率騎奔太祖顯恃部衆之彊每謀爲逆羅辰輒先聞奏以此特蒙寵念尋拜南部大人從平中原以前後勲賜爵永安公以軍功除征東將軍定州刺史卒謚曰敬

子殊暉襲爵位并州刺史卒

子求引位武衛將軍卒謚曰貞

子介頭位魏昌慶陶二縣令贈鉅鹿太守子仁之自有傳

姚黃眉姚興之子太宗昭哀皇后之弟也姚泓滅黃眉間來歸太

宗厚禮待之賜爵隴西公尚陽翟公主拜駙馬都尉賜隸戶二百

世祖卽位遷內都大官後拜太常卿卒贈雍州刺史隴西王謚曰

獻陪塋金陵黃眉寬和溫厚希言得失世祖悼惜之故贈有加禮

杜超字祖仁魏郡鄴人密皇后之兄也少有節操泰常中爲相州

別駕奉使京師時以法禁不得與后通問始光中世祖思念舅氏

以超爲陽平公尚南安長公主拜駙馬都尉位大鴻臚卿車駕數

幸其第賞賜巨萬神麿三年以超行征南大將軍太宰進爵爲王

鎮鄴追加超父豹鎮東大將軍陽平景王母曰鉅鹿惠君真君五

年超爲帳下所害世祖臨其喪哀慟者久之謚曰威王

長子道生賜爵城陽侯後爲秦州刺史進爵河東公

道生弟鳳皇襲超爵加侍中持進世祖追思超不已欲以鳳皇爲

定州刺史鳳皇不願違離闕庭乃止

鳳皇弟道雋賜爵發干侯鎮枋頭除兗州刺史

超旣薨復授超從弟遺侍中安南將軍開府相州刺史入爲內都

大官進爵廣平王遺性忠厚頻歷州郡所在著稱薨贈太傅謚曰

宣王

長子元寶位司空元寶弟胤寶司隸校尉元寶又進爵京兆王及

歸而父遺喪明當入謝元寶欲以表聞高宗未知遺薨怪其遲召

之元寶將入時人止之曰宜以家憂自辭元寶欲見其寵不從遂

冒哀而入未幾以謀反伏誅親從皆斬唯元寶子世衡逃免時朝

議欲追削超爵位中書令高允上表理之後兗州故吏汲宗等以

道雋遺愛在人前從坐受誅委骸土壤求得收塋書奏詔義而聽

之贈散騎常侍安南將軍南康公謚曰昭

世衡襲遺公爵

賀迷代人從兄女世祖敬哀皇后皇后生恭宗初后少孤無父兄近親唯迷以從父故蒙賜爵長鄉子卒贈光祿大夫五原公

閻毗代人本蠕蠕人

世祖時自其國來降毗卽恭皇后之兄也皇

后生高宗高宗太安二年以毗爲平北將軍賜爵河東公弟紇爲

寧北將軍賜爵零陵公其年並加侍中進爵爲王毗征東將軍評

尚書事紇征西將軍中都大官自餘子弟賜爵爲王者二人公五

人侯六人子三人同時受拜所以隆崇舅氏當世榮之和平二年

追謚后祖父延襄康公父辰定襄懿王毗薨贈太尉追贈毗妻河

東王妃

子惠襲紇薨贈司空

子豆後賜名莊太和甲初立三長以莊爲定戶籍大使甚有時譽

十六年例降爵後爲七兵尚書卒

紇弟染位外都大官冀州刺史江夏公卒先是高宗以乳母常氏

有保護功旣卽位尊爲保太后後尊爲皇太后興安二年太后兄

英字世華自肥如令超爲散騎常侍鎮軍大將軍賜爵遼西公弟

喜鎮東大將軍祠曹尚書帶方公三妹皆封縣君妹夫王睹爲平

州刺史遼東公追贈英祖父苻堅扶風太守亥爲鎮西將軍遼西

蘭公渤海太守澄爲侍中征東大將軍太宰遼西獻王英母許氏

博陵郡君遣兼太常盧度世持節改葬獻王於遼西樹碑立廟置

守冢百家太安初英爲侍中征東大將軍太宰進爵爲王喜左光

祿大夫改封燕郡從兄泰爲安東將軍朝鮮侯訢子伯夫散騎常

侍選部尚書次子員金部尚書喜子振太子庶子三年英領太師

評尚書事內都大官伏寶泰等州刺史五年詔以太后母宋氏爲
遼西王太妃和平元年喜爲洛州刺史初英事宋不能謹而睹奉
宋甚至就食於和龍無車牛宋疲不進睹負宋於笈至是宋於英
等薄不如睹之篤謂太后曰何不王睹而黜英太后曰英爲長兄
門戶主也家內小小不順何足追計睹雖盡力故是他姓奈何在
英上本州郡公亦足報耳天安中英爲平州刺史訢爲幽州刺史
伯夫進爵范陽公英贖貨徙燉煌諸常自興公及闕至是皆以親
疏受爵賜田宅時爲隆盛後伯夫爲洛州刺史以贓汙欺妄徵斬
於京師承明元年徵英復官薨謚遼西平王始英之徵也夢日墜
其所居黃山下水中村人以車牛挽致不能出英獨抱載而歸聞
者異之後員與伯夫子禽可共爲飛書誣謗朝政事發有司執憲
刑及五族高祖以昭太后故罪止一門訢年老赦免歸家恕其孫
試守正平郡卒

一人扶養之給奴婢田宅其家僮入者百人金錦布帛數萬計賜
尚書以下宿衛以上其女壻及親從在朝皆免官歸本鄉十一年
高祖文明太后以昭太后故悉出其家前後没入婦女以喜子振
試守正平郡卒

馮熙字晉昌長樂信都人文明太后之兄也祖文通語在海夷傳
世祖平遼馮熙父朗內徙官至秦雍二州刺史遼西郡公坐事誅
文明太后臨朝追贈假黃鉞太宰燕宣王立廟長安熙生於長安
爲姚氏魏母所養以叔父樂陵公邈因戰入蠕蠕魏母攜熙逃避
至氏羌中撫育年十二好弓馬有勇幹氏羌皆歸附之魏母見其
如此將還長安始就博士學問從師受孝經論語好陰陽兵法及
長游華陰河東二郡間性汎愛不拘小節人無士庶來則納之熙
姑先入掖庭爲始祖左昭儀妹爲高宗文成帝后卽文明太后也

使人外訪知熙所在，徵赴京師，拜冠軍將軍，賜爵肥如侯。尚恭宗女博陵長公主，拜駙馬都尉，出爲定州刺史。進爵昌黎王。顯祖卽位，爲太傅，累拜內都大官。高祖卽位，文明太后臨朝，王公貴人登進者衆，高祖乃承旨，皇太后以熙爲侍中、太師、中書監，領祕書事。熙以頻履師傅，又中官之寵，爲羣情所駭，心不自安，乞轉外任。文明太后亦以爲然，於是除車騎大將軍、開府都督、洛州刺史、侍中。太師如故，洛陽雖經破亂，而舊三字石經宛然猶在。至熙與常伯夫相繼爲州廢，毀分用，大至頽落。熙爲政不能仁厚而信佛法，自出家財在諸州鎮建佛圖，精舍合七十二處，寫一十六部一切經，延致名德沙門，日與講論，精勤不倦，所費亦不貲。在諸州營塔寺，多在高山秀阜，傷殺人牛，有沙門勸止之，熙曰：「成就後人，唯見佛圖焉，知殺人牛也。」其北邙寺碑文中書侍郎賈元壽之詞。高祖頻

登北邙寺親讀碑文，稱爲佳作。熙爲州，因事取人子女爲奴婢，有容色者，幸之爲妾，有子女數十人，號爲貪縱。後求入朝，授內都大官。太師如故，熙事魏母孝謹，如事所生。魏母卒，乃散髮徒跣，水漿不入口三日，詔不聽服。熙表求依趙氏之孤，高祖以熙情難奪，聽服齊衰。期後，以例降改封京兆郡公。高祖納其女爲后，曰白虎通云：「王所不臣，數有三焉：妻之、父母、抑言其一。此所謂供承宗廟，不欲奪私心。然吾季著於春秋，無臣證於往牒，旣許通體之一，用開至尊之敬，比長秋配極陰政，旣敷未聞有司，陳奏斯式，可詔太師輟臣從禮。」又勒集書造儀付外。高祖前後納熙三女，二爲后，一爲左昭儀。由是馮氏寵貴益隆，賞賜累巨萬。高祖每詔熙上書，不臣入朝，不拜熙上書如舊。熙於後遇疾，綿寢四載，詔遣醫問，道路相望，車駕亦數臨幸焉。將遷洛，高祖親與熙別，見其困篤，歔流涕。

密敕宕昌公王遇曰太師萬一即可監護喪事十九年薨於代車駕在淮南留臺表聞還至徐州乃舉哀爲制總服詔有司豫辦凶儀并開魏京之墓令公主之柩俱向伊洛凡所營送皆公家爲備又敕代給綵帛前後六千匹以供凶用皇后詣代都赴哭太子恂亦赴代哭弔將葬贈假黃鉞侍中都督十州諸軍事大司馬太尉冀州刺史加黃屋左纛備九錫前後部羽葆鼓吹皆依晉太宰安平獻王故事有司奏謚詔曰可以威彊恢遠曰武奉謚於公柩至洛七里澗高祖服衰往迎叩靈悲慟而拜焉葬日送臨墓所親作誌銘王生二子誕脩

誕字思政脩字寶業皆姿質妍麗年纔十餘歲文明太后俱引入禁中申以教誡然不能習讀經史故兄弟並無學術徒整飾容儀寬雅恭謹而已誕與高祖同歲幼侍書學仍蒙親待尚帝妹樂安

長公主拜駙馬都尉侍中征西大將軍南平王脩侍中鎮北大將軍尚書東平公又除誕儀曹尚書知殿中事及罷庶姓王誕爲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中軍將軍特進改封長樂郡公誕拜官高祖立於庭遙受其拜旣訖還室脩降爲侯誕與脩雖並長宮禁而性趣乖別誕性淳篤脩乃浮競誕亦未能誨督其過然時言於太后高祖嚴責之至於楚極由是陰懷毒恨遂結左右有憾於誕者求藥欲因食害誕事覺高祖自詰之具得情狀誕引過謝乞全脩命高祖以誕父老又重其意不致於法撻之百餘黜爲平城百姓脩妻司空穆亮女也求離婚請免官高祖引管蔡事皆不許高祖寵誕每與誕同輿而載同案而食同席坐臥彭城王勰北海王詳雖直禁中然親近不及十六年以誕爲司徒高祖旣深愛誕除官日親爲制三讓表并啟將拜又爲其章謝尋加車騎大將軍太子太

師十八年高祖謂其無師傅獎導風誕深自誨責從駕南伐十九年至鍾離誕遇疾不能待從高祖日省問醫藥備加時高祖銳意臨江乃命六軍發鍾離南轅與誕泣訣左右皆入無不掩涕時誕已惓然彊坐視高祖悲而淚不能下言夢太后來呼臣高祖嗚咽執手而出遂行是日去鍾離五十里許昏時告誕薨問高祖哀不自勝時崔慧景裴叔業軍在中淮去所次不過百里高祖乃輕駕西還從者數千人夜至誕薨所撫屍哀慟若喪至戚達旦聲淚不絕從者亦迭舉音明告蕭鸞鍾離戍王蕭惠休惠休遣其太守奉慰詔求棺于城中及斂迭舉高祖以所服衣帽充襚親自臨視撤樂去膳宣敕六軍止臨江之駕高祖親北渡慟哭極哀詔侍臣一人兼大鴻臚送柩至京禮物輜儀徐州構造陵兆塋事下洛候設喪至洛陽車駕猶在鍾離詔留守賜賻物布帛五千匹穀五千斛以供塋事贈假黃鉞使持節大司馬領司徒侍中都督太師駙馬公如故加以殊禮備錫九命依晉大司馬齊王攸故事有司奏謚詔曰案謚法善行仁德曰元柔克有光曰懿昔貞惠兼美受三謚之榮忠武雙徽錫兩號之茂式準前迹宜契具瞻既自少綢繆知之惟朕案行定名謚曰元懿帝又親爲作碑文及挽歌詞皆窮美盡哀事過其厚車駕還京詔曰馮大司馬已就墳塋永潛幽室宿草之哭何能忘之遂親臨誕墓停車而哭使彭城王勰詔羣官脫朱衣服單衣介幘陪哭司徒貴者示以朋友微者示如寮佐公主貞厚有禮度產二男長子穆

穆字孝和襲廕爵避皇子愉封改扶風郡公尚高祖女順陽長公主拜駙馬都尉歷員外通直散騎常侍穆與叔輔興不和輔興亡贈相州刺史祖載在庭而穆方高車良馬恭受職命言宴滿堂忻

笑自若爲御史中尉東平王匡所劾後位金紫光祿大夫遇害河陰贈司空雍州刺史

子罔字景昭襲爵昌黎王尋以庶姓罷王仍襲扶風郡公

子峭字子漢齊受禪例降

穆弟顯襲父誕長樂郡公

脩弟聿字寶興廢后同產兄也位黃門郎信都伯後坐妹廢免爲

長樂百姓世宗時卒於河南尹

聿同產弟風幼養於宮文明太后特加愛念數歲賜爵至北平王拜太子中庶子出入禁闈寵侔二兄高祖親政後恩寵稍衰降爵爲侯幽后立乃復叙用后死亦冗散卒贈青州刺史崔光之兼黃門也與聿俱直光每謂之曰君家富貴太盛終必衰敗聿云我家何負四海乃呪我也光云以古推之不可不慎時廙爲太保誕司

徒太子太傅脩侍中尚書聿黃門廢后在位禮愛未弛是後歲餘脩以罪棄熙誕喪亡后廢聿退時人以爲盛必衰也

李峻字珍之梁國蒙縣人元皇后兄也父方叔劉義隆濟陰太守高宗遣間使諭之峻與五弟誕疑雅白永等前後歸京師拜峻鎮西將軍涇州刺史頓丘公雅疑誕等皆封公位顯後進峻爵爲王徵爲太宰薨

李惠中山人思皇后之父也父蓋少知名歷位殿中都官二尚書左將軍南郡公初世祖妹武威長公主故涼王沮渠牧犍之妻世祖平涼州頗以公主通密計助之故寵遇差隆詔蓋尚焉蓋妻與氏以是而出是後蓋加侍中駙馬都尉殿中都官尚書左僕射卒官贈征南大將軍定州刺史中山王謚曰莊惠弱冠襲父爵妻襄城王韓頹女生二女長卽后也惠歷位散騎常侍侍中征西大將

軍秦益二州刺史進爵爲王轉雍州刺史征南大將軍加長安鎮
大將惠長於思察雍州廳事有燕爭巢鬪已累日惠令人掩獲試
命網紀斷之並辭曰此乃上智所測非下愚所知惠乃使卒以弱
竹彈兩燕既而一去一留惠笑謂吏屬曰此留者自計爲巢功重
彼去者既輕楚痛理無留心羣下伏其聰察人有負鹽負薪者同
釋重檐息於樹陰二人將行爭一羊皮各言藉背之物惠遣爭者
出顧謂州綱紀曰此羊皮可拷知主乎羣下以爲戲言咸無答者
惠令人置羊皮蓆上以杖擊之見少鹽屑曰得其實矣使爭者視
之負薪者乃伏而就罪凡所察究多如此類由是吏民莫敢欺犯
後爲開府儀同三司青州刺史王如故歷政有美績惠素爲文明
太后所忌誣惠將南叛誅之惠二弟初樂與惠諸子同戮後妻梁
氏亦死青州盡沒其家財惠本無釁故天下寃惜焉

惠從弟鳳爲定州刺史安樂王長樂主簿後長樂以罪賜死時卜
筮者河間邢瓚辭引鳳云長樂不軌鳳爲謀主伏誅惟鳳弟道念
與鳳子及兄弟之子皆逃免後遇赦乃出太和十二年高祖將爵
舅氏詔訪存者而惠諸從以再罹孥戮難於應命唯道念敢先詣
闕乃申后妹及鳳兄弟子女之存者於是賜鳳子屯爵柏人侯安
祖浮陽侯興祖安喜侯道念真定侯從弟寄生高邑子皆加將軍
十五年安祖昆弟四人以外戚蒙見詔謂曰卿之先世内外有犯
得罪於時然官必用才以親非與邦之選外氏之寵超於末葉從
今已後自非奇才不得復外戚謬班抽舉旣無殊能今且可還後
例降爵安祖等改侯爲伯並去軍號高祖奉馮氏過厚於李氏過
薄舅家了無叙用朝野人士所以竊議太常高閭顯言於禁中及
世宗寵隆外家並居顯位乃惟高祖舅氏存已不霑恩澤景明末

特詔興祖為中山太守正始初詔追崇惠為使持節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定州刺史中山公太常考行上言案謚法武而不遂曰莊謚曰莊公興祖自中山遷燕州刺史卒以兄安祖子侃晞為後襲先封南郡王後以庶姓罷王改為博陵郡公侃晞為莊帝所親幸拜散騎常侍嘗食典御帝之圖介朱榮之晞與魯安等持刀於禁內殺榮及莊帝蒙塵侃晞奔蕭衍

魏書卷八十三上 列傳第七十一上 終

傳上七

氏蘭南周

魏書卷八十三下

氏蘭南周

列傳外戚第七十一下

高肇

于勁

胡國珍

李延寔

高肇字首文文昭皇太后之兄也自云本渤海脩人五世祖顧晉永嘉中避亂入高麗父颺字法修高祖初與弟乘信及其鄉人韓內莫富等入國拜厲威將軍河間子乘信明威將軍俱待以客禮賜奴婢牛馬綵帛遂納颺女是為文昭皇后生世宗颺卒景明初世宗追思舅氏徵肇兄弟等錄尚書事北海王詳等奏颺宜贈左光祿大夫賜爵渤海公謚曰敬其妻蓋氏宜追封清河郡君詔可

又詔賜嫡孫猛襲渤海公爵封肇平原郡公肇弟顯澄城郡公三人同日受封始世宗未與舅氏相接將拜爵乃賜衣幘引見肇顯于華林都亭皆甚惶懼舉動失儀數日之間富貴赫奕是年咸陽王禧誅財物珍寶奴婢田宅多入高氏未幾肇爲尚書左僕射領吏部冀州大中正尚世宗姑高平公主遷尚書令肇出自夷土時望輕之及在位居要留心百揆孜孜無倦世咸謂之爲能世宗初六輔專政後以咸陽王禧無事構逆由是遂委信肇肇旣無親族頗結朋黨附之者旬月超昇背之者陷以大罪以北海王詳位居其上構殺之又說世宗防衛諸王殆同囚禁時順皇后暴崩世議言肇爲之皇子昌薨命謂王顯失於醫療承肇意旨及京兆王愉出爲冀州刺史畏肇恣擅遂至不軌肇又譖殺彭城王勰由是朝野側目咸畏惡之因此專權與奪任已又嘗與清河王懌於雲龍

門外廡下忽忿譟大至紛紜太尉高陽王雍和止之高后旣立愈見寵信肇旣當衡軸每事任已本無學識動違禮度好改先朝舊制出情妄作減削封秩抑黜勳人由是怨聲盈路矣延昌初遷司徒雖貴登台鼎猶以去要快快形乎辭色衆咸嗤笑之父兄封贈雖久竟不改瘞三年乃詔令遷葬肇不自臨赴唯遣其兄子猛改服詣代遷葬於鄉時人以肇無識哂而不責也其年大舉征蜀以肇爲大將軍都督諸軍爲之節度與都督甄深等二十餘人俱面辭世宗於東堂親奉規略是日肇所乘駿馬停於神虎門外無故驚倒轉臥渠中鞍具瓦解衆咸怪異肇出惡焉四年世宗崩赦罷征軍肅宗與肇及征南將軍元遙等書稱諱言以告凶問肇承變哀悞非唯仰慕亦私憂身禍朝夕悲泣至于羸瘵將至宿瀍澗驛亭家人夜迎省之皆不相視直至闕下衰服號哭昇太極殿奉喪

盡哀太尉高陽王先居西柏堂專決庶事與領軍于忠密欲除之
潛備壯士直寢邢豹伊瓮生等十餘人於舍人省下肇哭梓宮訖
於百官前引入西廊清河王懌任城王澄及諸王等皆竊言目之
肇入省壯士搯而拉殺之下詔暴其罪惡又云刑書未及便至自
盡自餘親黨悉無追問削除職爵葬以士禮及昏乃於廁門出其
尸歸家初肇西征行至函谷車軸中折從者皆以爲不獲吉還也
靈太后臨朝令特贈營州刺史永熙二年出帝贈使持節侍中中
外諸軍事太師太丞相太尉公錄尚書事冀州刺史

肇子植自書侍郎爲濟州刺史率州軍討破无愉別將有功當
蒙封賞不受云家荷重恩爲國致效是其常節何足以膺進陟之
報懇惻發於至誠歷青相朔恒四州刺史卒植頰莅五州皆清能
著稱當時號爲良刺史贈安北將軍冀州刺史

肇長兄琨早卒襲颺封渤海郡公贈都督五州諸軍事鎮東大將
軍冀州刺史詔其子猛嗣

猛字豹兒尚長樂公主卽世宗同母妹也拜駙馬都尉歷位中書
令出爲雍州刺史有能名入爲殿中尚書卒贈司空冀州刺史出
帝時復贈太師大丞相錄尚書事公主無子猛先在外有男不敢
令主知臨終方言之年幾三十矣乃召爲喪主尋卒無後

琨弟偃字仲游太和十年卒正始中贈安東將軍都督青州刺史
謚曰莊侯景明四年世宗納其女爲貴嬪及于順皇后崩永平元
年立爲皇后二年入座奏封后母王氏爲武邑郡君

偃弟壽早卒壽弟卽肇也

肇弟顯侍中高麗國大中早卒

于勁字鍾葵太尉拔之子頗有武略以功臣子又以功績位沃野

鎮將賜爵富昌子拜征虜將軍世宗納其女爲后封太原郡公妻
劉氏爲章武郡君後拜征北將軍定州刺史卒贈司空謚曰恭莊
公自栗磾至勁累世貴盛一皇后四贈公三領軍二尚書令三開
國公勁雖以后父但以順后早崩竟不居公輔

子暉字宣明后母弟也少有氣幹襲爵位汾州刺史暉善事人爲
余朱榮所親以女妻其子長孺歷侍中河南尹後兼尚書僕射東
南道行臺與齊獻武王討平羊侃於兗州元顥入洛害之

勁弟天恩位內行長遼西太守卒贈平東將軍燕州刺史
天恩子仁生位太中大夫

仁生子安定平原郡太守高平郡都將卒

胡國珍字世玉安定臨涇人也祖略姚興渤海公姚達平北府諮
議參軍父淵赫連屈丐給事黃門侍郎世祖克統萬淵以降款之

功賜爵武始侯後拜河州刺史國珍少好學雅尚清儉太和十五
年襲爵例降爲伯女以選入掖庭生肅宗卽靈太后也肅宗踐阼
以國珍爲光祿大夫靈太后臨朝加侍中封安定郡公給甲第賜
帛布綿縠奴婢車馬牛甚厚追崇國珍妻皇甫氏爲京兆郡君置
守冢十戶尚書令任城王澄奏安定公屬尊望重親賢羣矚宜出
入禁中參諮大務詔可乃令入決萬機尋進位中書監儀同三司
侍中如故賞賜累萬又賜絹歲八百疋妻梁四百疋男女姊妹兄
弟各有差皆極豐贍國珍與太師高陽王雍太傅清河王懌太保
廣平王懷入居門下同釐庶政詔依漢車千秋晉安平王故事給
步挽一乘自掖門至于宣光殿得以出入并備几杖後與侍中崔
光俱授帝經侍直禁中國珍尋上表陳刑政之宜詔皆施行延和
初加國珍使持節都督雍州刺史驃騎大將軍開府靈太后以國

珍年老不欲令其在外且欲示以方面之榮竟不行遷司徒公侍中如故就宅拜之靈太后肅宗率百寮幸其第宴會極歡又追京兆郡君爲秦太上君太上君景明三年薨於洛陽於此十六年矣太后以太上君墳瘞卑局更增廣爲起塋域門闕碑表侍中崔光等奏案漢高祖母始謚曰昭靈夫人後爲昭靈后薄太后母曰靈文夫人皆置園邑三百家長丞奉守今秦太上君未有尊謚陵寢孤立卽秦君名宜上終稱兼設掃衛以慰情典請上尊謚曰孝穆權置園邑三十戶立長丞奉守太后從之封國珍繼室梁氏爲趙平郡君元又妻拜爲女侍中封新平郡君又徙封馮翊君國珍子祥妻長安縣公主卽清河王懌女也國珍年雖篤老而雅敬佛法時事齊潔自彊禮拜至於出入侍從猶能跨馬據鞍神龜元年四月七日步從所建佛像發第至閭闔門四五里八日又立觀像晚

乃肯坐勞熱增甚因遂寢疾靈太后親侍藥膳十二日薨年八十給東園溫明祕器五時朝服各一具衣一襲贈布五千匹錢一百萬蠟千斤大鴻臚持節監護喪事太后還宮成服於九龍殿遂居九龍寢室肅宗服小功服舉哀於太極東堂又詔自始薨至七七皆爲設千僧齋令七人出家百日設萬人齋二七人出家先是巫覡言將有凶勸令爲厭勝之法國珍拒而不從云吉凶有定分唯修德以禳之臨死與太后訣云母子善治天下以萬人之心勿視大臣面也殷勤至於再三又及其子祥云我唯有一子死後勿如此來威抑之靈太后以其好戲時加威訓國珍故以爲言始國珍欲就祖父西塋舊鄉後緣前世諸胡多在洛塋有終洛之心崔光嘗對太后前問國珍公萬年後爲在此安厝爲歸長安國珍言當陪塋天子山陵及病危太后請以後事竟言還安定語遂惛忽太

后問清河王懌與崔光等議去留懌等皆以病亂請從先言太后猶記崔光昔與國珍言遂營墓於洛陽太后雖外從衆議而深追臨終之語云我公之遠慕二親亦吾之思父母也追崇假黃鉞使持節侍中相國都督中外諸軍事太師領太尉公司州牧號太上秦公加九錫葬以殊禮給九旒鑾輅虎賁班劍百人前後部羽葆鼓吹輜輶車謚文宣公賜物三千段粟一千五百石又詔贈國珍祖父兄父兄下逮從子皆有封職持節就安定監護喪事靈太后迎太上君神柩還第與國珍俱葬贈襚一與國珍同及國珍神主入廟詔太常權給以軒懸之樂六佾之舞初國珍無男養兄真子僧洗爲後後納趙平君生子祿

祿字元吉襲封故事世襲例皆減邑唯祿獨得全封趙平君薨給東園祕器肅宗服小功服舉哀於東堂靈太后服齊衰墓塋於太

上君墓左不得祔合祿歷位殿中尚書中書監侍中改封東平郡

公薨贈開府儀同三司雍州刺史謚曰孝景

僧洗字湛輝封爰德縣公位中書監侍中改封濮陽郡公僧洗自

永安後廢棄不預朝政天平四年薨詔給東園祕器贈太師太尉

公錄尚書事雍州刺史謚曰孝真

長子寧字惠歸襲國珍先爵改爲臨涇伯後進爲公歷歧涇二州

刺史卒謚曰孝穆女爲清河王亶妃生孝靜皇帝武定初贈太師

太尉公錄尚書事謚曰孝昭

子虔字僧敬元又之廢靈太后虔時爲千牛備身與備身張車渠

等謀殺又事發又殺車渠等虔坐遠徙靈太后反政徵爲吏部郎

中太后好以家人禮與親族宴戲虔常致諫由是後宴諠多不預

焉出爲涇州刺史封安陽縣侯興和三年以帝元舅超遷司空公

薨贈太傅太尉公尚書僕射徐州刺史謚曰宣葬日百官會葬乘輿送於郭外

子長粲

李延寔字禧隴西人尚書僕射冲之長子性溫良少爲太子舍人世宗初襲父爵清泉縣侯累遷左將軍光州刺史莊帝卽位以元舅之尊超授侍中太保封濮陽郡王延寔以太保犯祖諱又以王爵非庶姓所宜抗表固辭徙封濮陽郡公改授太傅尋轉司徒公出爲使持節侍中太傅錄尚書事青州刺史余朱兆入洛乘輿幽繫以延寔外戚見害於州館出帝初歸葬洛陽贈使持節侍中太師太尉公錄尚書事都督雍州刺史謚曰孝懿

長子彧字子文尚莊帝姊豐亭公主封東平郡公位侍中左光祿大夫中書監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廣州刺史彧任俠交遊輕薄無行介朱榮之死也武毅之士皆彧所進孝靜初以罪棄市史臣曰三五哲王深防遠慮舅甥之國罕執鈞衡母后之家無聞傾敗爰及後世顛覆繼軌蓋由進不以禮故其斃亦速其間或不斃泯舊基弗虧先構者蓋處之以道遠權之所致也

書卷八十三下

列傳外戚第七十二下終

魏收書外戚傳下亡史臣論全用隋書外戚傳

魏州中鳳樓
氏閣南南甫

魏書卷八十四

列傳儒林第七十二

魏州中鳳樓
氏閣南南甫

梁越

盧醜

張偉

梁祚

平恒

陳奇

常爽

劉獻之

張吾貴

劉蘭

孫惠蔚

徐遵明

董徵

刁冲

盧景裕

李同軌

李業興

自晉永嘉之後運鍾喪亂宇內分崩羣兇肆禍生民不見俎豆之容黔首唯覩戎馬之跡禮樂文章掃地將盡而契之所感斯道猶存高才有德之流自彊蓬華鴻生碩儒之輩袍器晦已太祖初定中原雖日不暇給始建都邑便以經術爲先立太學置五經博士生員十有餘人天興二年春增國子太學生員至三千豈不以天

下可馬上取之不可以馬上治之爲國之道文武兼用毓才成務意在茲乎聖達經猷蓋爲遠矣四年春命樂師入學習舞釋菜于先聖先師太宗世改國子爲中書學立教授博士世祖始光三年春別起太學于城東後徵盧玄高允等而令州郡各舉才學於是人多砥尚儒林轉興顯祖太安初詔立鄉學郡置博士二人助教二人學生六十人後詔大郡立博士二人助教四人學生一百人次郡立博士二人助教二人學生八十人中郡立博士一人助教二人學生六十人下郡立博士一人助教一人學生四十人太和

中改中書學爲國子學建明堂辟雍尊三老五更又開皇子之學及遷都洛邑詔立國子太學四門小學高祖欽明稽古篤好墳典坐輿據鞍不忘講道劉芳李彪諸人以經書進崔光邢巒之徒以文史達其餘涉獵典章關歷詞翰莫不縻以好爵動貽賞眷於是

斯文鬱然比隆周漢世宗時復詔營國學樹小學於四門大選儒
生以爲小學博士員四十人雖黌宇未立而經術彌顯時天下承
平學業大盛故燕齊趙魏之間橫經著錄不可勝數大者千餘人
小者猶數百州舉茂異郡貢孝廉對揚王庭每年逾衆神龜中將
立國學詔以三品以上及五品清官之子以充生選未及簡置仍
復停寢正光三年乃釋奠於國學命祭酒崔光講孝經始置國子
生三十六人暨孝昌之後海內淆亂四方校學所存無幾永熙中
復釋奠於國學又於顯陽殿詔祭酒劉焯講孝經黃門李郁說禮
記中書舍人盧景宣講大戴禮夏小正篇復置生七十二人及遷
都於鄴國子置生三十六人至於興和武定之世寇難旣平儒業
復光矣漢世鄭玄並爲衆經注解服虔何休各有所說玄易書詩
禮論語孝經虔左氏春秋休公羊傳大行於河北王肅易亦閒行

焉晉世杜預注左氏預玄孫坦坦弟驥於劉義隆世並爲青州刺
史傳其家業故齊地多習之自梁越以下傳受講說者甚衆今舉
其知名者附例於後云

梁越字玄覽新興人也少而好學博綜經傳無所不通性純和篤
信行無擇善國初爲禮經博士太祖以其謹厚舉動可則拜上大
夫命授諸皇子經書太宗卽祚以師傅之恩賜爵祝阿侯後出爲
雁門太守獲白雀以獻拜光祿大夫卒

子弼早卒

弼子恭襲降爲雲中子無子爵除

盧醜昌黎徒河人襄城王魯元之族也世祖之爲監國醜以篤學
博聞入授世祖經後以師傅舊恩賜爵濟陰公除鎮軍將軍拜尚
書加散騎常侍出爲河內太守延和二年冬卒關初中山襲爵太

和中以老疾自免

子升頭襲爵後例降

張偉字仲業小名翠螭太原中都人也高祖敏晉祕書監偉學通諸經講授鄉里受業者常數百人儒謹汎納勤于教訓雖有頑固不曉問至數十偉告喻殷勤曾無愠色常依附經典教以孝悌門人感其仁化事之如父性恬平不以夷嶮易操清雅篤慎非法不言世祖時與高允等俱被辟命拜中書博士轉侍郎大將軍樂安王範從事中郎馮翊太守還仍爲中書侍郎本國大中正使酒泉慰勞沮渠無諱還遷散騎侍郎聘劉義隆還拜給事中建威將軍賜爵成臯子出爲平東將軍營州刺史進爵建安公卒贈征南將軍并州刺史謚曰康在州郡以仁德爲先不任刑罰清身率下宰守不敢爲非

子仲慮太和初假給事中高麗副使尋假散騎常侍高麗使後出爲章武太守加寧遠將軍

仲慮弟仲繼學尚有父風善倉雅林說太和中官至侍御長坐事徙西裔道死

梁祚北地泥陽人父劭皇始二年歸國拜吏部郎出爲濟陽太守至祚居趙郡祚篤志好學歷治諸經尤善公羊春秋鄭氏易常以教授有儒者風而無當世之才與幽州別駕平恒有舊又姊先適范陽李氏遂攜家人僑居於薊積十餘年雖羈旅貧窘而著述不倦恒時相請屈與論語經史辟祕書中散稍遷祕書令爲李訢所排擯退爲中書博士後出爲統萬鎮司馬徵爲散令撰并陳壽三國志名曰國統又作代都賦頗行於世清貧守素不交勢貴年八十七太和十二年卒

子元吉有父風

少子重歷碎職後爲相州鎮北府參軍事

平恒字繼叔燕國薊人祖視父儒並仕慕容爲通宦恒耽勤讀誦
研綜經籍鉤深致遠多所博聞自周以降暨於魏世帝王傳代之
由貴臣升降之緒皆撰錄品第商略是非號曰略注合百餘篇好
事者覽之咸以爲善焉安貧樂道不以屢空改操徵爲中書博士
久之出爲幽州別駕廉貞寡欲不營資產衣食至常不足妻子不
免饑寒後拜著作佐郎遷秘書丞時高允爲監河間邢祐北平陽
嘏河東裴定廣平程駿金城趙元順等爲著作佐郎雖才學互有
短長然俱爲稱職並號長者允每稱博通經籍無過恒也恒卽劉
彧將軍王玄謨舅子恒三子並不率父業好酒自棄恒常忿其世
衰植杖巡舍側岡而哭不爲營事婚宦任意官娶故仕聘濁碎不

得及其門流恒婦弟鄧宗慶及外生孫玄明等每以爲言恒曰此
輩曾是衰頓何煩勞我乃別構精廬并置經籍於其中一奴自給
妻子莫得而往酒食亦不與同時有珍美呼時老東安公刁雍等
共飲噉之家人無得嘗焉太和十年以恒爲祕書令而恒固請爲
郡未授而卒時年七十六贈平東將軍幽州刺史都昌侯謚曰康
子壽昌太和初祕書令史稍遷荊州征虜府錄事參軍

陳奇字脩奇河北人也自云晉涼州刺史驤之八世孫祖又仕慕
容垂奇少孤家貧而奉母至孝髻亂聰識有夙成之美性氣剛亮
與俗不羣愛翫經典博通墳籍常非馬融鄭玄解經失旨志在著
述五經始注孝經論語頗傳於世爲搢紳所稱與河間邢祐同召
赴京時祕書監游雅素聞其名始頗好之引入祕省欲授以史職
後與奇論典誥及詩書雅替扶馬鄭至於易訟卦天與水違行雅

曰自葱嶺以西水皆西流推此而言易之所及自葱嶺以東耳奇曰易理綿廣包含宇宙若如公言自葱嶺以西豈東向望宋本哉奇

執義非雅每如此類終不苟從雅性護短因以為嫌嘗眾辱奇或

爾汝之或指為小人奇曰公身為君子奇身且小人耳雅曰君言

身且小人君祖父是何人也奇曰祖燕東部侯釐雅質奇曰侯釐

何官也奇曰三皇不傳禮官名豈同哉故昔有雲師火正鳥師之

名以斯而言世革則官異時易則禮變公為皇魏東宮內侍長侍

長竟何職也由是雅深憾之先是敕以奇付雅令銓補祕書雅既

惡之遂不復叙用焉奇冗散數年高允與奇讎温古籍嘉其遠致

稱奇通識非凡學所窺允微勸雅曰君朝望具瞻何為與野儒辨

簡牘章句雅謂允有私於奇曰君寧黨小人也乃取奇所注論語

孝經焚于坑內奇曰公貴人不乏樵薪何乃燃奇論語雅愈怒因

告京師後生不聽傳授而奇無降志亦評雅之失推製昭皇太后

碑文論后名字之美比論前魏之甄后奇刺發其非遂聞於上詔

下司徒檢對碑史事乃郭后雅有屈焉有人為謗書多怨時之言

頗稱奇不得志雅乃諷在事云此書言奇不遂當是奇假人為之

如依律文造謗書者皆及孥戮遂抵奇罪時司徒平原王陸麗知

奇見枉惜其才學故得遷延經年冀有寬宥但執以獄成竟致大

戮遂及其家奇於易尤長在獄嘗自筮卦未及成乃擊破而歎曰

吾不度來年冬季及奇受害如其所占奇初被召夜夢星墜壓脚

明而告人曰星則好風星則好雨夢星壓脚必無善徵但時命峻

切不敢不赴耳奇妹適常氏有子曰矯之仕歷郡守神龜中上書

陳時政所宜言頗忠至清河王懌稱美之奇所注論語矯之傳掌

未能行於世其義多異鄭玄往往與司徒崔浩同

常爽字仕明河內溫人魏太常卿林六世孫也祖珍苻堅南安太守因世亂遂居涼州父坦乞伏世鎮遠將軍大夏鎮將顯美侯爽少而聰敏嚴正有志槩雖家人僮隸未嘗見其寬誕之容篤志好學博聞彊識明習緯侯五經百家多所研綜州郡禮命皆不就世祖西征涼土爽與兄仕國歸款軍門世祖嘉之賜仕國爵五品顯美男爽爲六品拜宣威將軍是時戎車屢駕征伐爲事實遊子弟未遑學術爽置館溫水之右教授門徒七百餘人京師學業翕然復興爽立訓甚有勸罰之科弟子事之若嚴君焉尚書左僕射元贊平原太守司馬貞安著作郎程靈虬皆是爽教所就崔浩高允竝稱爽之嚴教獎勵有方允曰文翁柔勝先生剛克立教雖殊成人一也其爲通識歎服如此因教授之暇述六經略注以廣制作甚有條貫其序曰傳稱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

立人之道曰仁與義然則仁義者人之性也經典者身之文也皆以陶鑄神情啓悟耳目未有不由學而能成其器不由習而能利其業是故季路勇士也服道以成忠烈之槩甯越庸夫也講藝以全高尚之節蓋所由者習也所因者本也本立而道生身文而德備焉昔者先王之訓天下也莫不導以詩書教以禮樂移其風俗和其人民故恭儉莊敬而不煩者教深於禮也廣博易良而不奢者教深於樂也溫柔敦厚而不愚者教深於詩也疏通知遠而不誣者教深於書也潔靜精微而不賊者教深於易也屬辭比事而不亂者教深於春秋也夫樂以和神詩以正言禮以明體書以廣聽春秋以斷事五者蓋五常之道相須而備而易爲之源故曰易不可見則乾坤其幾乎息矣由是言之六經者先王之遺烈聖人之盛事也安可不遊心寓目習性文身哉頃因暇日屬意藝林略

撰所聞討論其本名曰六經略注以訓門徒焉其略注行於世爽不事王侯獨守閒靜講肄經典二十餘年時人號爲儒林先生年六十三卒於家

子文通歷官至鎮西司馬南天水太守西翼校尉文通子景別有傳

劉獻之博陵饒陽人也少而孤貧雅好詩傳曾受業於渤海程玄後遂博觀衆籍見名法之言掩卷而笑曰若使楊墨之流不爲此書千載誰知其小也曾謂其所親曰觀屈原離騷之作自是狂人死其宜矣何足惜也吾常謂濯纓洗耳有異人之迹哺糟歠醪有同物之志而孔子曰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誠哉斯言實獲我心時人有從獻之學者獻之輒謂之曰人之立身雖百行殊途準之四科要以德行爲首君若能入孝出悌忠信仁讓不待出尺天

下自知儻不能然雖復下帷針股躡屨從師正可博聞多識不過爲土龍乞雨眩惑將來其於立身之道有何益乎孔門之徒初亦未悟見旱魚之歎方歸而養親嗟乎先達何自覺之晚也束脩不易受之亦難敢布心腹子其圖之由是四方學者莫不高其行義而希造其門獻之善春秋毛詩每講左氏盡隱公八年便止云義例已了不復須解由是弟子不能究竟其說後本郡舉孝廉非其好也逼遣之乃應命至京稱疾而還高祖幸中山詔徵典內校書獻之喟然歎曰吾不如莊周散木遠矣一之謂甚其可再乎固以疾辭時中山張吾貴與獻之齊名海內皆曰儒宗吾貴每一講唱門徒千數其行業可稱者寡獻之著錄數百而已皆經通之士於是有識者辨其優劣魏承喪亂之後五經大義雖有師說而海內諸生多有疑滯咸決於獻之六藝之文雖不悉注然所標宗旨頗

異舊義撰三禮大義四卷三傳略例三卷注毛詩序義一卷今行於世并章句疏三卷注涅槃經未就而卒有四子放古爰古參古修古

放古幼有人才爲州從事早亡

爰古參古並傳父詩而不能精通也

張吾貴字吳子中山人少聰慧口辯身長八尺容貌奇偉年十八本郡舉爲太學博士吾貴先未多學乃從酈銓受禮牛天祐受易銓祐粗爲開發而吾貴覽讀一遍便卽別構戶牖世人競歸之曾在夏學聚徒千數而不講傳生徒竊云張生之於左氏似不能說吾貴聞之謂其徒曰我今夏講暫罷後當說傳君等來日皆當持本生徒怪之而已吾貴謂劉蘭云君曾讀左氏爲我一說闌遂爲講三句之中吾貴兼讀杜服隱括兩家異同悉舉諸生後集便爲

講之義例無窮皆多新異蘭乃伏聽學者以此益奇之而以辯能飾非好爲詭說由是業不久傳而氣陵牧守不屈王侯竟不仕而終

劉蘭武邑人年三十餘始入小學書急就篇家人覺其聰敏遂令從師受春秋詩禮於中山王保安家貧無以自資且耕且學三年之後便白其兄蘭欲講書其兄笑而聽之爲立齋舍聚徒二百蘭讀左氏五日一遍兼通五經先是張吾貴以聰辯過人其所解說不本先儒之旨唯蘭推經傳之由本注者之意參以緯候及先儒舊事甚爲精悉自後經義審博皆由於蘭蘭又明陰陽博物多識爲儒者所宗瀛州刺史裴植徵蘭講書於州城南館植爲學主故生徒甚盛海內稱焉又特爲中山王英所重英引在館令授其子熙誘略等蘭學徒前後數千成業者衆而排毀公羊又非董仲舒

由是見譏於世永平中爲國子助教延昌中靜坐讀書有人叩門門人通焉蘭命引入其人葛巾單衣入與蘭坐謂蘭曰君自是學士何爲每見毀辱理義長短竟知在誰而過無禮見陵也今欲相召當與君正之言終而出後蘭告家人少時而患卒

孫惠蔚字叔炳武邑武遂人也小字陁羅自言六世祖道恭爲晉長秋卿自道恭至惠蔚世以儒學相傳惠蔚年十五粗通詩書及孝經論語十八師董道季講易十九師程玄讀禮經及春秋三傳周流儒肆有名於冀友太和初郡舉孝廉對策於中書省時中書監高閭宿聞惠蔚稱其英辯因相談薦爲中書博士轉皇宗博士閭被敕理定雅樂惠蔚參其事及樂成閭上疏請集朝貴於太樂共研是非祕書令李彪自以才辯立難於其間閭命惠蔚與彪抗論彪不能屈黃門侍郎張彝常與遊處每表疏論事多參訪焉十

七年高祖南征上議告類之禮及太師馮熙薨惠蔚監其喪禮上書令熙未冠之子皆服成人之服惠蔚與李彪以儒學相知及彪位至尚書惠蔚仍太廟令高祖曾從容言曰道固旣登龍門而孫蔚猶沈涓澮朕常以爲負矣雖久滯小官深體通塞無孜孜之望儒者以是尚焉二十二年侍讀東宮先是七廟以平文爲太祖高祖議定祖宗以道武爲太祖祖宗雖定然昭穆未改及高祖崩祔神主於廟時侍中崔光兼太常卿以太祖旣改昭穆以次而易兼御史中尉黃門侍郎邢巒以爲太祖雖改昭穆仍不應易乃立彈草欲按奏光光謂惠蔚曰此乃禮也而執法欲見彈劾思獲助於碩學惠蔚曰此深得禮變尋爲書以與光讚明其事光以惠蔚書呈宰輔乃召惠蔚與巒庭議得失尚書令王肅又助巒而巒理終屈彈事遂寢世宗卽位之後仍在左右敷訓經典自冗從僕射遷

祕書丞武邑郡中正惠蔚既入東觀見典籍未周乃上疏曰臣聞
聖皇之御世也必幽贊人經參天貳地憲章典故述遵鴻猷故易
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然則六經百氏圖
書祕籍乃承天之正術治人之貞範是以溫柔疏遠詩書之教恭
儉易良禮樂之道爰豸以精微爲神春秋以屬辭爲化故大訓炳
於東序藝文光於麟閣斯實太平之樞宗勝殘之要道有國之靈
基帝王之盛業安上靖民敦風美俗其在茲乎及秦棄學術禮經
泯絕漢興求訪典文載舉先王遺訓燦然復存暨光武撥亂日不
暇給而入洛之書二千餘兩魏晉之世尤重典墳收亡集逸九流
咸備觀其鳩閱史篇訪購經論紙竹所載略盡無遺臣學闕通儒
思不及遠徒循章句片義無立而慈造曲單廁班祕省忝官承乏
唯書是司而觀閣舊典先無定目新故雜糅首尾不全有者累帙

數十無者曠年不寫或篇第褫落始末淪殘或文壞字誤謬爛相
屬篇目雖多全定者少臣請依前丞臣盧昶所撰甲乙新錄欲裨
殘補闕損併有無校練句讀以爲定本次第均寫永爲常式其省
先無本者廣加推尋搜求令足然經記浩博諸子紛綸部帙旣多
章篇紕繆當非三校書歲月可了今求令四門博士及在京儒生
四十人在祕書省專精校考參定字義如蒙聽許則典文允正羣
書大集詔許之又兼黃門侍郎遷中散大夫仍兼黃門久之正黃
門侍郎代崔光爲著作郎才非文史無所撰著唯自披其傳注數
行而已遷國子祭酒祕書監仍知史事延昌二年追賞侍講之勞
封棗彊縣開國男食邑二百戶肅宗初出爲平東將軍濟州刺史
還京除光祿大夫魏初已來儒生寒官惠蔚最爲顯達先單名蔚
正始中侍講禁內夜論佛經有愜帝旨詔使加惠號惠蔚法師焉

神龜元年卒于官時年六十七賜帛五百匹贈大將軍瀛州刺史謚曰戴子伯禮襲封

伯禮善隸書拜奉朝請員外散騎侍郎寧朔將軍步兵校尉國子博士卒贈輔國將軍巴州刺史

子產同襲少有才學早亡時人惜之

徐遵明字子判華陰人也身長八尺幼孤子學年十一

習孝記云徐遵明指其心謂其師正在於此古者師無誤師即心也心即師也非師無心非心無師以左氏考之周衰設學而教者師已有誤故其義理漸差及至後世積眾師之誤以成一家之學者惟師之信而心不復求遵明此語始千載所未發雖然師誤猶可改心不

可為此既遵明智所不及而以心為陷弄者乃滔矣

從師遂與平原田猛略就范陽孫買德受業一年復欲去之猛略謂遵明日君年少從師每不終業千里負帙何去就之甚如此用意終恐無成遵明日吾今始知真師所在猛略曰何在遵明乃指

心曰正在於此乃詣平原唐遷納之居於蠶舍讀孝經論語毛詩尚書三禮不出門院凡經六年時彈箏吹笛以自娛慰又知陽平館陶趙世業家有服氏春秋是晉世永嘉舊本遵明乃往讀之復經數載因手撰春秋義章為三十卷是後教授門徒益寡久之乃盛遵明每臨講坐必持經執疏然後敷陳其學徒至今浸以成俗遵明講學於外二十餘年海內莫不宗仰頗好聚斂有損儒者之風後廣平王懷聞而徵焉至而尋退不好京輦孝昌末南渡河容於任城以兗州有舊因徙居焉永安初東道大使元羅表薦之竟無禮辟二年元顥入洛任城太守李湛將舉義兵遵明同其事夜至民間為亂兵所害時年五十五永熙二年遵明弟子通直散騎常侍李業與表曰臣聞行道樹德非求利於當年服義履仁豈邀恩於沒世但天爵所存果致式閭之禮民望攸屬終有祠墓之榮

神龜元年卒于官時年六十七賜帛五百匹贈大將軍瀛州刺史
謚曰戴子伯禮襲封

伯禮善隸書拜奉朝請員外散騎侍郎寧朔將軍步兵校尉國子
博士卒贈輔國將軍巴州刺史

子產同襲少有才學早亡時人惜之

徐遵明字子判華陰人也身長八尺幼孤好學年十七隨鄉人毛
靈和等詣山東求學至上黨乃師屯留王聰受毛詩尚書禮記一
年便辭聰詣燕趙師事張吾貴吾貴門徒甚盛遵明伏膺數月乃
私謂其友人曰張生名高而義無檢格凡所講說不愜吾心請更
從師遂與平原田猛略就范陽孫買德受業一年復欲去之猛略
謂遵明曰君年少從師每不終業千里負帙何去就之甚如此用
意終恐無成遵明曰吾今始知真師所在猛略曰何在遵明乃指

心曰正在於此乃詣平原唐遷納之居於蠶舍讀孝經論語毛詩
尚書三禮不出門院凡經六年時彈箏吹笛以自娛慰又知陽平
館陶趙世業家有服氏春秋是晉世永嘉舊本遵明乃往讀之復
經數載因手撰春秋義章爲三十卷是後教授門徒益寡久之乃
盛遵明每臨講坐必持經執疏然後敷陳其學徒至今浸以成俗
遵明講學於外二十餘年海內莫不宗仰頗好聚斂有損儒者之
風後廣平王懷聞而徵焉至而尋退不好京輦孝昌末南渡河客
於任城以兗州有舊因徙居焉永安初東道大使元羅表薦之竟
無禮辟二年元顥入洛任城太守李湛將舉義兵遵明同其事夜
至民間爲亂兵所害時年五十五永熙二年遵明弟子通直散騎
常侍李業興表曰臣聞行道樹德非求利於當年服義履仁豈邀
恩於沒世但天爵所存果致式閭之禮民望攸屬終有祠墓之榮

伏見故處士兗州徐遵明生在衡泌弗因世族之基長於原野匪
乘雕鏤之地而託心淵曠置情恬雅處靜無悶居約不憂故能垂
簾自精下帷獨得鑽經緯之微言研聖賢之妙旨莫不入其門戶
踐其堂奧信以稱大儒於海內擅明師於日下矣是故眇眇四友
知音之類延首慕德跋踵依風每精廬暫闢杖策不遠千里束脩
受業編錄將踰萬人固已企盛烈於西河擬高蹤於北海若慕奇
好士愛客尊賢罷吏遊梁紛而成列遵明以碩德重名首蒙禮命
曳裾雅步眷同置醴黃門李郁具所知明方申薦奏之恩處心守
壑之志潛居樂道遂往不歸故北海王入洛之初率土風靡遵明
確然守志忠潔不渝遂與太守李湛將誅叛逆時有邂逅受斃凶
險至誠高節埋沒無聞朝野人士相與嗟悼伏惟陛下遠應龍序
俯執天衷毋端聽而忘具常坐思而候曉雖微功小善片言一行

莫不衣裳加室玉帛在門况遵明冠蓋一時師表當世溘焉冥沒
旌紀寂寥逝者長辭無論榮價文明叙物敦厲斯在臣託跡諸生
親承顧盼惟伏膺之義感在三之重是以越分陳愚上誼幄座特
乞加以顯謚追以好爵仰申朝廷尚德之風下示學徒稽古之利
若宸鑒昭回曲垂矜採則荒墳千載式貴生平卒無贈謚

董徵字文發頓丘衛國人也祖英高平太守父虬郡功曹徵身長
七尺二寸好古學尚雅素年十七師清河監伯陽受論語毛詩春
秋周易就河內高望崇受周官後於博陵劉獻之遍受諸經數年
之中大義精練講授生徒太和末爲四門小學博士後世宗詔徵
入璇華宮令孫惠蔚問以六經仍詔徵教授京兆清河廣平汝南
四王後特除員外散騎侍郎清河王懌之爲司空司徒引徵爲長
流參軍懌遷太尉徵爲倉曹參軍出爲沛郡太守加揚烈將軍入

爲太尉司馬俄加輔國將軍未幾以本將軍除安州刺史徵因述職路次過家置酒高會大享邑老乃言曰腰龜返國昔人稱榮仗節還家云胡不樂因誡二三子弟曰此之富貴匪自天降乃勤學所致耳時人榮之入爲司農少卿光祿大夫徵出州入卿匪唯學業所致亦由汝南王悅以其師資之義爲之啟請焉永安初加平東將軍尋以老解職永熙二年卒出帝以徵昔授父業故優贈散騎常侍都督湘殷滄三州諸軍事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尚書左僕射相州刺史謚曰文烈

子仲曜武定末儀同開府屬

刁冲字文朗勃海饒安人也鎮東將軍雍之曾孫十三而孤孝慕過人其祖母司空高允女聰明婦人也哀其早孤撫養尤篤冲免喪後便志學他方高氏泣涕留之冲終不止雖家世貴達及從師

於外自同諸生於時學制諸生悉日直監厨冲雖有僕隸不令代已身自炊爨每師受之際發情精專不捨晝夜殆忘寒暑學通諸經偏修鄭說陰陽圖韓算數天文風氣之書莫不關綜當世服其精博刺史郭祚聞其盛名訪以疑義冲應機解辯無不祛其惑後太守范陽盧尚之刺史河東裴桓並徵冲爲功曹主簿非所好也受署而已不關事務惟以講學爲心四方學徒就其受業者歲有數百冲雖儒生而執心壯烈不畏彊禦延昌中世宗舅司徒高肇擅恣威權冲乃抗表極言其事辭旨懇直文義忠憤太傅清河王懌覽而歎息先是冲曾祖雍作行孝論以誠子孫稱古之葬者衣之以薪不封不樹後世聖人易之棺槨其有生則不能致養死則厚葬過度及於末世至蘧蔭裏只保而葬者確而爲論並非折衷旣知二者之失豈宜同之當令所存者棺厚不過三寸高不過

三尺弗用繒綵斂以時服輻車止用白布爲幔不加畫飾名爲清素車又去挽歌方相并盟器雜物及冲祖遵將卒敕其子孫令奉雍遺音河南尹丞張普惠謂爲太儉貽書於冲叔整議其進退整令與通學議之冲乃致書國學諸儒以論其事學官竟不能答冲以嫡傳祖爵東安侯京兆王繼爲司空也並以高選頻辟記室參軍肅宗將親釋奠於是國子助教韓神固與諸儒詣國子祭酒崔光吏部尚書甄琛舉其才學奏而徵焉及卒國子博士高涼及范陽盧道侃盧景裕等復上狀陳冲業行議奏謚曰安憲先生祭以太牢

子欽字志儒早亡

盧景裕字仲儒小字白頭范陽涿人也章武伯同之兄子少聰敏專經爲學居拒馬河將一老婢作食妻子不自隨從又避地大寧

山不營世事居無所業惟在注解其叔父同職居顯要而景裕止於園舍情均郊野謙恭守道貞素自得由柔世號居士前廢帝初除國子博士參議正聲甚見親遇待以不臣之禮永熙初以例解天平中還鄉里與邢子才魏季景魏收邢昕等同徵赴鄴景裕寓託僧寺講聽不已未幾歸本郡河間邢摩訶與景裕從兄仲禮據鄉作逆逼其同反以應元寶炬齊獻武王命都督賀拔仁討平之聞景裕經明行著驛馬特徵旣而舍之使教諸子在館十日一歸家隨以鼎食景裕風儀言行雅見嗟賞先是景裕注周易尚書孝經論語禮記老子其毛詩春秋左氏未訖齊文襄王入相於第開講招延時儔令景裕解所注易景裕理義精微吐發閑雅時有問難或相詆訶大聲厲色言至不遜而景裕神彩儼然風調如一從容往復無際可尋由是士君子嗟美之元顥入洛以爲中書郎普

泰初復除國子博士進退其間未曾有得失之色性清靜淡於榮
利弊衣麤食恬然自安終日端嚴如對賓客與和中補齊王開府
屬卒於晉陽齊獻武王悼惜之景裕雖不聚徒教授所注易大行
於世又好釋氏通其大義天竺胡沙門道惲每論諸經論輒託景
裕爲之序景裕之敗也繫晉陽獄至心誦經枷鎖自脫是時又有
人負臯當死夢沙門教講經覺時如所夢嘿誦千遍臨刑刀折主
者以聞赦之此經遂行於世號曰高王觀世音

李同軌趙郡高邑人陽夏太守義深之弟體貌魁岸腰帶十圍學
綜諸經多所治誦兼讀釋氏又好醫術年二十二舉秀才射策除
奉朝請領國子助教轉著作郎典儀注修國史遷國子博士加征
虜將軍永熙二年出帝幸平等寺僧徒講法勅同軌論難音韻閑
朗從復可觀出帝善之三年春釋菜詔延公卿學官於顯陽殿勅

祭酒劉歛講孝經黃門李郁講禮記中書舍人盧景宣解大戴禮
夏小正篇時廣招儒學引令預聽同軌經義素優辯析兼美而不
執經深爲慨恨天平中轉中書侍郎興和中兼通直散騎常侍使
蕭衍衍深耽釋學遂集名僧於其愛敬同泰二寺講涅槃大品經
引同軌預席衍兼遣其朝臣並共觀聽同軌論難久之道俗咸以
爲善盧景裕卒齊獻武王引同軌在館教諸公子甚加禮■每旦
入授日暮始歸緇素請業者同軌夜爲說解四時恒介不以爲倦
武定四年夏卒年四十七時人傷惜之齊獻武王亦殊嗟悼贈祿
甚厚贈驃騎大將軍瀛州刺史謚曰康

李業興上黨長子人也祖虬父玄紀並以儒學舉孝廉玄紀卒於
金鄉令業興少耿介志學精力負帙從師不憚勤苦耽思章句好
覽異說晚乃師事徐遵明於趙魏之間時有漁陽鮮于靈馥亦聚

徒教授而遵明聲譽未高著錄尚寡業興乃詣靈馥鬻舍類受業者靈馥乃謂曰李生久逐羌博士何所得也業興默爾不言及靈馥說左傳業興問其大義數條靈馥不能對於是振衣而起曰羌弟子正如此耳遂便徑還自此靈馥生徒傾學而就遵明遵明學徒大盛業興之爲也後乃博涉百家圖緯風角天文占候無不詳練尤長算歷雖在貧賤常自矜負若禮待不足縱於權貴不爲之屈後爲王遵業門客舉孝廉爲校書郎以世行趙歐歷節氣後辰下算延昌中業興乃爲戊子元歷上之於時屯騎校尉張洪盪寇將軍張龍祥等九家各獻新歷世宗詔令共爲一歷洪等後遂共推業興爲主成戊子歷正光三年奏行之事在律歷志累遷奉朝請臨淮王彧征蠻引爲騎兵參軍後廣陵王淵北征復爲外兵參軍業興以殷歷甲寅黃帝辛卯徒有積元術數亡缺業興又修之各

爲一卷傳於世建義初勅典儀注未幾除著作佐郎永安二年以前造歷之勲賜爵長子伯遭憂解任尋起復本官元暉之竊號也除通直散騎侍郎普泰元年沙汰侍官業興仍在通直加寧朔將軍又除征虜將軍中散大夫仍在通直太昌初轉散騎侍郎仍以典儀之勤特賞一階除平東將軍光祿大夫尋加安西將軍後以出帝登極之初預行禮事封屯留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轉中軍將軍通直散騎常侍永熙三年二月出帝釋奠業興與魏季景溫子昇竇瑗爲摛句後入爲侍讀遷鄴之始起部郎中辛術奏曰今皇居徙御百度創始營構一興必宜中制上則憲章前代下則模寫洛京今鄴都雖舊基址毀滅又圖記參差事宜審定臣雖曰職司學不稽古國家大事非敢專之通直散騎常侍李業興碩學通儒博聞多識方門千戶所宜訪詢今求就之披圖案記考定是非

參古雜今折中爲制召畫工并所須調度具造新圖申奏取定庶
經始之日執事無疑詔從之天平二年除鎮南將軍尋爲侍讀於
時尚書右僕射營構大將高隆之被詔繕治三署樂器衣服及百
戲之屬乃奏請業與其參其事四年與兼騎常侍李諧兼吏部郎
盧元明使蕭衍散騎常侍朱异問業與曰魏洛中委粟山是南
郊邪業與曰委粟是圓丘非南郊异曰北間郊丘異所是用鄭義
我此中用王義業與曰然洛京郊丘之處專用鄭解异曰若然女
子逆降傍親亦從鄭以不業與曰此之一事亦不專從若卿此間
用王義除禪應同二五月何以王儉喪禮禪用二十七月也异
遂不答業與曰我昨見明堂四柱方屋都無五九之室當是裴頠
所制明堂上圓下方裴唯除室耳今此止不圓何也异曰圓方之
說經典無文何怪於方業與曰圓方之言出處甚明卿自不見見

卿欽梁主孝經義亦云上圓下方卿言豈非自相矛盾异曰若然
圓方竟出何經業與曰出孝經援神契异曰緯侯之書何用信也
業與曰卿若不信靈威仰叶光紀之類經典亦無出者卿復信不
异不答蕭衍親問業與曰聞卿善於經義儒玄之中何所通達業
與曰少爲書生止讀五典至於深義不辨通釋衍問詩周南王者
之風繫之周公邵南仁賢之風繫之邵公何名爲繫業與對曰鄭
注儀禮云昔大王王季居于岐陽躬行邵南之教以興王業及文
王行今周南之教以受命作邑於鄆分其故地屬之二公名爲繫
衍又問若是故地應自統攝何由分封二公業與曰文王爲諸侯
之時所化之本國今旣登九五之尊不可復守諸侯之地故分封
二公衍又問乾卦初稱潛龍二稱見龍至五飛龍初可名爲虎問
意小乘業與對學識膚淺不足仰酬衍又問尚書正月上日受終

文祖此是何正業興對此是夏正月衍言何以得知業興曰案尚書中候運行篇云日月營始故知夏正衍又問堯時以何月爲正業興對自堯以上書典不載實所不知衍又云寅賓出日卽是正月日中星鳥以殷仲春卽是二月此出堯典何得云堯時不知用何正也業興對雖三正不同言時節者皆據夏時正月周禮仲春二月會男女之無夫家者雖自周書月亦夏時堯之日月亦當如此但所見不深無以辨析明問衍又曰禮原壤之母死孔子助其沐椁原壤叩木而歌曰父矣不託音狸首之班然執女手之卷然孔子聖人而與原壤爲友業興對孔子卽自解言親者不失其爲親故者不失其爲故又問原壤何處人業興對曰鄭注云原壤孔子幼少之舊故是魯人行又問孔子聖人所存必可法原壤不孝有逆人倫何以存故舊之小節廢不孝之大罪業興對曰原壤所

行事自彰著幼少之交非是今始旣無大故何容棄之孔子深敦故舊之義於理無失衍又問孔子聖人何以書原壤之事垂法万代業興對曰此是後人所錄非孔子自制猶合葬於防如此之類禮記之中動有百數衍又問易曰太極是有無業興對所傳太極是有素不玄學何敢輒酬還兼散騎常侍加中軍大將軍後罷議事省詔右僕射高隆之及諸朝士與業興等在尚書省議定五禮興和初又爲甲子元歷時見施用復預議麟趾新制武定元年除國子祭酒仍侍讀三年出除太原太守齊獻武王彥出征討時有顧訪五年齊文襄王引爲中外府諮議參軍後坐事禁止業興乃造九宮行基歷以五百爲章四千四十爲部九百八十七爲斗分還以巳未爲元始終相維不復移轉於今歷法術不同至於氣序交分景度盈縮不異也七年死於禁所年六十六業興愛好墳籍

鳩集不已手自補治躬加題帖其家所有垂將万卷覽讀不息多有異聞諸儒服其淵博性豪俠重意氣人有急難委之歸命便能容匿與其好合傾身無吝若有相乖忤便即疵毀乃至聲色加以謗罵性又躁隘至於論難之際高聲攘振無儒者之風毋語人云但道我好雖知妄言故勝道惡務進忌前不顧後患時人以此惡之至於學術精微當時莫及

子崇祖武定中太尉外兵參軍

崇祖弟遵祖太昌中業興傳其長子伯以授之齊受禪例降史臣曰古語云容體不足觀勇力不足恃族姓不足道先祖不足稱然而顯聞四方流聲後裔者其惟學乎信哉斯言也梁越之徒篤志不倦自求諸已遂能聞道下風稱珍席上或聚徒千百或服冕乘軒咸稽古之力也

藝文志卷之四
氏書

